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五

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前官國子監祭酒有虛受堂詩文集

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耕湖文集序

續古文辭類纂序

郡齋讀書志序

葦野詩文合鈔序

悔全堂詩集序

壽梅山房詩存序

磨綺堂詩存序

頻羅庵遺集序

汲古閣說文校勘記序

宗子相先生詩集序

行素堂彙刻經學叢書序

國朝文匯

卷十五

目錄

丁集

國朝文匯丁集

堵文忠公集序

七

金忠節公集序

代

八

思益堂集序

八

礪東詩鈔序

九

詩餘偶鈔序

十

讀禮叢鈔序

十

合校本經注序

十一

心言序

十一

莊子集釋序

十二

莊子集解序

十二

方言序

十三

談瀛錄序

十三

天祿琳琅跋

十四

吳中丞游桃源洞記書後

十四

書蘇東坡論范增後

十五

書彭烈婦行狀後

十六

郭筠仙先生西法畫像序贊

十六

與王質丞書

十七

重修寄園記

十八

永慕廬記

十九

慕萊堂記

二十

水月禪林記

二十一

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忠正公傳

二十一

歐陽礪東先生傳

二十四

毛青垣先生傳

二十五

梁剛節公傳

二十六

皮先生家傳

二十七

龍孝子傳

二十七

周宜人傳

二十八

先仲先敬吾府君行狀

二十八

李鼎禮吾行狀

三十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四品京堂郭公神道碑

三十一

太子太保陝甘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楊勇愬公神道碑

三十二

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三十四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祁文恪公神道碑

三十

署欽差大臣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江西巡撫提督銜李勤恪

公神道碑

三十七

誥授通奉大夫江蘇補用道李君墓表

三十九

陝西忠義墓碑代

四十

告大兄墓文

四十一

祭嫂楊宜人文

四十一

女慰慈壙銘

四十一

長男榮祖壙銘

四十二

國朝文滙丁集卷十五

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王先謙

歙縣吳澹泉先生與桐城姚惜抱王賓麓同受古文之學。先生獨惜抱名最顯。其徒衆尤盛。相與張之以為大宗。先生之文高於流俗。雖有不盡知者。將其文傳之未廣。抑徒衆不如惜抱之盛。無從而張之者耶。余觀海峰評論先生之文。傾倒甚至。若不當在弟子之列。而先生為文發摠心胸。磊磊熊熊。有浩然自得之氣。未嘗揣摩趨步於規矩亦無有不合。蓋斷然自為一家之言也。夫學者學其識也。而文者文其志也。吾之識既足以達。而志足以明。則今日之為文。宜不以前日之所學自限。故凡有所託以自尊者。皆必有不足於中也。如先生信所謂雄俊之君子。已先生天性孝友。有廉正之節。自少遠志道學。深以無成為愧懼。屢見其意於文。故其根本盛大。發為文章。與世俗之求工於詞者絕遠。余昔錄十數篇入續古文辭類纂。以志欽向。今李君輝廷重刊全集。吾知其傳益廣。海內皆能讀先生之文。而喜先生之道。日以盛昌也。因復為序之如此。

梓湖文集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為文曰梓湖錄者。歿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費重刻。先

國朝文匯

卷十五

一

國朝扶輪社印

謙獲與校讐之役。通為蒐補散佚。得文如千篇。為卷十二。而謹序其端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輩奮。而曹文正左文襄為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臺。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舉人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即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晰精微。而於古人為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暈雨夕。千態萬狀。聳赴几席。時或扶筇而行。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啟導後進。其言由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前歸震川氏。以嗣晉唐宋為古文正宗。先生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為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先生之文詞高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為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歟。吾楚近日功名之途日開。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梓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水經湘水注所稱同梓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漁叟云。

續古文辭類纂序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峰承之遺風遂行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閭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為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頸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碩儒逞志浩博鈎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為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為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遂末者不宏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歟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談簡樸之文為不足為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士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濱弁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拔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

得三十八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郡齋讀書志序

自班書列藝文志。隋唐宋史代沿其例。家分類合。今古咸萃。千百載上之著述。賴以不泯。然世禩彌遠。作者日出而不窮。經籍糾紛。難可摭討。國朝修明史志。藝文斷代為書。亦其勢然也。故私家簿錄。合前代載籍。而彙輯之。有以考證其存佚。補正史之闕遺。所繫甚重。且史志僅列書目。不若簿錄家闡明指要。並其人姓氏里居生平事蹟。展卷燦列。資學者博識尤多。自宋晁子止。始為此學。陳氏振孫繼之。並為後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絕。蓋子止承其家文元公四世之學。藏書宏富。博覽不倦。又得井憲孟贈書。益探賸鉤深。發抒心得。辨正精義。為陳氏所不及。其言孔子之教。別為六藝。然其要不外修身。若以此而觀六藝。猶在璇璣以窺七政之運。無不合者。不然。則悖謬乖離。無足怪也。又謂人惟有意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又謂儒者之道。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必修身以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人。於學問之途。實能見其大而返之約。其論釋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

學而又失之憂其為禍則以熙甯元豐後學者用意過中如東坡輩猶蹈此失敘述本朝諸人侃侃指斥於夏子喬王介甫張天覺無少假借即論當時事實亦多足與正史相參訂推明京氏易以著漢易學源委謂蕭頴士賦知幾唐書褒貶為失實讀商子而訂索隱之譌取文選以正淵明之字蓋其大者在於明經術維世教其小者亦足以沾益後來箋注考訂之士信乎通貫宏遠不名一家陳氏謂其發明有足觀者阮氏元稱其次序有法猶淺之乎測晁氏也雖其中或兼引謬說弗加考辨或編類未審姓氏抵牾若陳直齋馬貴與焦弱侯所論良所未免然大體精密言議歸於至正可以翼聖而信後者已舊有衡袁二本得失互見爰合而校之既竣採於長沙余於晁氏一家之學庶幾盡心焉聊以步姚趙之後塵而滿錢瞿之夙願若以不賢識小機之則余滋慙矣

筆野詩文合鈔序

自文字興而聖經燿孔子集其成其教人首稱詩而生平所致力者獨贊易以究天人性命之源作春秋以肇筆削編年之體豈不以之二者闡天道明人事足以昭示無極至於詩則吟咏感激使人自得於性情之正學者入道之初有取焉而扶世翼教未嘗專恃此也龜山彼婦獲麟泰山諸歌夫子於勞苦哀傷之際偶一發之而他

無聞其不以是也歟。自漢迄明。詩人輩出。傳者無幾。其幸存而合於溫柔敦厚之教。美刺勸懲之旨者。抑又無幾。自君子視之。直玩物耳。其間名材鉅儒。更世踵起。穀為史志。精為義理。好古而資深。有箋注考訂之學。通今而適用。有掌故經濟之書。皆稟式乎聖經。植幹乎人為。辟若江河。萬祺不廢。其維持者大。故傳習者遠。儒者不擇途而遵之。可乎哉。光緒七年。越南阮君述來京師。以其國葦野詩文合集視余。葦野者。今王之叔父。而倉山之弟也。倉山工為詩。中國見者靡不歎異。葦野之詩。至見倉山詩者。咸驚謂不亞倉山。余尤愛重其文。如論黃鐘為萬事根本。辨春王正月諸作。以為能研精樸學。不徒以詩雄也。越南於中國為同文。稟孔子之教。前黎以來。文治大啟。迄於今。人材勃興。纂著彬郁。而王族多賢。又如此。詎不盛歟。阮君言葦野年將七十。篤學不倦。被服儒素。與人言未嘗及詩文。獨以道義政術諸書。誨誘後進。夫理學昌而節義興。儒術明則浮華之士屏。斯真立國育才之道也。葦野以王家懿親。為國宗仰。責在綱維風俗。匡直士類。誠出所學。夙示有衆。而導其趨。吾知嚮合景從者。將如水就下。丸走坡而不可止。區區詞章之末。葦野為之如此其工。而言不及之。後之學者。宜有以得葦野之用心已。歲在辛巳季夏。

光緒紀元之冬。外舅周筱樓先生都其詩若干卷。自東湖走書命先謙曰。知余詩之深者莫如女。其為我序之。於是先謙拜手綴言曰。夫山產大材而中音律。繩削之巧合也。干將出洪爐而芒刃無堅。鍊冶之用神也。方道光中。海宇清晏。士咸以文藝相切劇。先生從其兄自庵先生遊。若郭筠仙。孫芝房。吳淦台。凌荻舟。皆當世號能文魁奇之儒。先生與上下其議論。年最少而質敏。出語輒屈其坐。尤為監利詩人王子壽所心折。酬唱積歲時。其得師友學問之助如彼。粵寇既張。楚當於武人爭走軍壘。取富貴。先生嘯歌一室。傲然不屑意。既連蹇於有司。晚乃浮沈一官。冀效尺寸。南翔奔走崎嶇。阨塞身世之感。喟閱歷之瑰奇。不自遏抑。涵演為文。逮于窮老。筆未輟口。其心力之專勤如此。故其詩取境必真。敷旨必暢。古不戾俗。華不掩質。未嘗規規步趨一家之言。而其氣浩然自得於尋常筆墨經涂之外。嗚呼。其可寶貴也已。憶癸丑歲先生居湖北巡撫嚴公幕。出詩授先謙讀之。皆軍諮之暇所成也。越庚午。先謙溯漢水過岳家口。相見榷局中。岳家口當水陸之衝。公務繁猥。又無名蹟勝境。發舒志趣。而先生得詩獨多。今去而從公於東湖。東湖古夷陵也。其山水清雄。陽輝而陰媚。既備見於袁松山之記。鄭善長之書。吳越陸抗之所戰爭。王宏中歐陽永叔之所謫居也。苟有多古意妙能為詞章者。處此足以憑弔發興。抒寫抑塞。然則天之成就先生。

為甚奇。而詩之日增而彌工。烏知所涯涘耶。自古詩人不必皆達。然出窮愁以發歌詠者。其光愈遠。若先生之才。苟降心以逐時之所趨。宜無不如志。而孳孳焉畢力於文詞。信於此而彼屈焉。天道然也。先生其可以不憾矣。

壽梅山房詩存序

昔人有言。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余觀漢魏以來。畸人騷客。抱負瓌異。泯默不得申。姓氏不見史冊。獨其發為文章。流傳於若顯若晦之際。有心人得而珍護之。而亟欲其有傳於後。非惟以其文足貴。適其志可哀也。及其傳之既久。或由此大顯。百世下誦誦而慨慕之者。誠有之矣。而伏處荒陋。行而不遠。終就滅沒。後世傳記僅能悉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若此何可勝道。則又以歎負有為之才。文采足自表襮。而沈蘊天壤。魂魄歎憾於九原者。尤多也。凡以不遇之故。豈不悲哉。以余所交當世才。傷老死不得志者。往往而有。至其著作可以覽觀。相與愛重。而思有以傳之。亦余後死者之責也。其果大顯於百世下。為論古之士所採錄。或唯存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於不可紀極之代。余不得而知。要之哀其志而貴其文。欲其不至沈蘊以慰九原之魂魄。用意豈與古人異歟。蓋與余交最早。而遇最困以死者。有二人焉。曰黃士時。晉臣。李謨。禹臣。禹臣於晉臣為中表戚。與余亡兄會廷。少同學於晉臣之祖禹田先。

生後廿餘年不相聞。咸豐辛酉。余至武昌。訪晉臣水軍舟次。而禹臣方司鄉道。營書記始與余相見。語次及亡兄。輒為之歎歎太息。已乃薦余自代而歸。後復出。終無所合。以同治辛未。歿於九江旅次。禹臣喜為詩。言必稱杜甫。又常以學杜勉余。偶有作。禹臣剔抉瑕病不少貸。余深韙之。蓋禹臣於詩。實能得其所以然之理。而其生平顛連困憊。無所發揮。及時事可歌可泣。一寓於詩。多沈鬱悲涼之響。然卒以家貧不得竟所學。為客以老且死。其身之所遭。與心之所造。遽止於此。悲夫。余昔為詩哭禹臣。今其弟湯臣。哀其遺詩見示。為刪存若干首而彙之。禹臣性孝友。既嘗見其所為詩。湯臣篤愛其兄。所以經營身後甚至。家稍裕矣。而禹臣不及見。嗚呼。豈非命也夫。光緒十年夏四月。

磨綺室詩存序

同年友丁君竺雲既卒之明年。其弟蕃綬介友以其遺詩屬先謙勘定。先謙為刊存若干首。而序之曰。自古闕達備異之士。將奮於功名。以發其才與志。於文詞恆略焉。以謂其道非尊也。而苟其學大而能博。有弗為為之輒工。幸而乘青雲。佩金紫。聲耀乎後世。天下重其人。遂併其所旁及之業。為之矜重秘惜。不忍其就湮。不幸而不遇以老死。或盛年而摧折。其才與志。舉無所見於世。而其不甚措意以為之者。反藉以

略著其生平則雖殘篇斷藁猶相與護持而亟傳之如吾竺雲者重可悲已竺雲年二十餘舉於鄉才識通敏人咸目為偉器竺雲亦重自負余試再黜入貲為戶部主事窮年下帷於書無不窺治經史能得精意工時文小楷尤端好取上第若拾芥然卒固不進卒年四十一竺雲既連不得志有所感憤寫以詩顧不時作或朋好督促始一賦間以質余因講論聲調高下字法欹夷銖黍必校和劑乃已蓋竺雲為學務窮其奧不自恕如此今觀其詩清深雅健之作往往追迹唐賢而其性情風節嶙然不滓者皆於諷詠焉見之雖事業未就名未立所存詩復無多然後之傳竺雲者於此或有取焉則竺雲為不朽也余與竺雲以同治甲子同鄉舉時吾邑中式二十四人官於朝者余及竺雲蕭敬庭彭稷初而已三人所學各異皆誠篤君子也余光緒壬午以憂歸八月竺雲赴至今歲四月又哭敬庭以歲月之不居國家之多難二三朋舊奄忽徂謝獨立庭宇四顧蒼茫手攬斯篇有不知涕淚之橫落也光緒十年甲申夏五月

頻羅庵遺集序

鎮海鮑君景溪重刊梁山舟先生遺集凡詩五卷文題跋各四卷直語補證日貫齋塗說筆史各一卷介余友蕭君敬甫乞為序先生以善書鳴海內逮老而名益尊讀

集中與孔谷園論書諸札及答王禹卿索書次韻三詩詞翰之精信乎能兼美者然先生於詩文以不樂為人役不恆作其存者皆絕去摹擬發揮胸臆多爽愉清曠之致補證諸編頗資考訂其意非以為著述也取自適而已先生之論書也謂學古不宜作意求似又曰不可有名心在余以為它文事亦如之斯其品誼絕俗所以尤不可及歟方先生壯時門第科目不難立致高位顧乃棲遲林壑六十餘載其澹於榮執既足以愧懷祿耽寵之徒而於文藝之名亦若避去唯恐不遠此非蟬蛻蠶埃遺外世務確乎有得於中者不能然也然卒終其身至於今聞望日益光顯遺文舊牘無足而走天下昔人有言逃名而名我隨豈揚雄氏之所謂以德為幾者耶每流覽斯集思先生之高風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頻羅庵者先生晚歲居之因號頻羅居士並以形諸詠歌先生嘗與友人書守家法不修佛事則其用是自號蓋聊寄超曠之意非有慕於浮屠氏之術云

汲古閣說文校勘記序

今世所行汲古閣說文為毛斧季五次修改本以毛氏刻書之精好斧季之能讀父書何其無持守與甚矣善述之難也洪琴西都轉家藏未刊改說文為斧季第四次手校樣本光緒七年刻於淮南書局承學之士翕然歸美今秋道揚州張君乳伯以

說文校勘記見示。迺知當日刊書時。乳伯在事。即成此記。都轉以為太繁。不用。僅附錄兩本。異同於書末。余笑曰。是鄭人買珠櫝類也。都轉奈何。而有是。昔段氏據斧季手校本。為說文訂。今刊於湖北書局。人寶愛之。此記詳審精密。出段氏上。實治說文不可少之書也。因從與乳伯亟鳩資付刊。俾得與局刻說文相輔而行。而序其緣起如此。後之攬斯編者。勿以為太繁而棄之不觀。斯幸矣。

宗子相先生詩集序

興化宗子相先生。前明嘉靖七子之一也。方先生官稽勳員外郎。為嚴嵩所惡。有剛正不阿之節。出參閻藩。捍倭寇。有保障城社之功。遷提學副使。臨郡縣。敝衣蔬食。屏絕供張。以躬行範諸生。見百姓疾苦。語諄諄不能休。卒年三十六。士民會哭為祠。以祀。素絲之詩。桐鄉之傳。人以為無多讓也。余觀先生志行。未嘗欲以文人名。而後之人顧多稱其詩。蓋方其少年。才高氣銳。落筆輒放出一時。一、二有氣力者。相與張之。以為吾徒結社要盟。主持夸異。而當時求名之輩。靡不奔走顛倒於聲華意氣之中。此有明中葉以降。士習之敝使然。如先生之成就卓卓。不以此自多。可決也。學者苟不欲為一世士。其所自處宜何如哉。先生初與謝榛。李攀龍。王世貞。梁有譽。為五子。益徐中行。吳國倫。而七。榛心薄國倫。與攀龍論不合。世貞輩因力擯榛。諸人集。各為

五子詩。意謂與己而六。削榛於七子之列。今觀先生五子詩。獨首榛。無國倫。其次即列寄李順德詩。是其為五子詩時。已當在李謝不合後。而不以一時之私廢天下公論。其於友朋風誼。有足紀者。先生十一世孫禮堂廣文持集諸序。因備論之。至先生詩。昔人言之詳矣。故不贅。明史文苑傳言倭薄城。先生與主者共擊退之。日本傳不詳其事。今集有明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序。言當事者既去。適從戈矛中密與子相議戰守。則主者即獻科。亦足補史闕云。

行素堂彙刻經學叢書序

經之有總集。蓋自齊衡陽王鈞始也。經學之有總匯也。自五經正義始也。迨版本既行。宋朱子臨漳四經。岳氏相台經傳。實為彙刻經學之始。元明以降。流布滋繁。聖清文教昌明。人尚經術。納蘭通志之編。大梁經苑之類。摭羅往籍。蔚為鉅觀。顧於當代儒碩。不一及。張金吾續經解目錄。間涉本朝。璜川吳氏經學叢書。采本朝為多。猶雜廁前代。獨儀徵阮氏學海堂集本。多至千數百卷。悉國朝人所自為書。足以耀儒先服古之勤。而揚昭代右文之盛。可謂美善也已。今去阮氏刊書之日。又數十年。中遭喪亂。人民流離。而絃誦不輟。鴻生代興。將欲廣綴緝。以備訪求。其無賴於有心人之為之歟。吳縣朱君懋之。汎覽博通。喜刻書。既依顧氏彙刻書目例。為

行素堂目睹書目十卷。又最其所欣賞者。為槐廬叢書四編。近復以所刻經學叢書。介葉君槐生問序於余。閱之則皆國朝人所著。自九經古義外。悉阮氏槧本所未及。夫阮氏之書。抉擇精嚴。為治經者高樹準的。茲朱君體仿叢書。與阮氏為書之義稍別。而蒐討勤力。意在章明。國朝經學。為自來叢書所罕有。蓋其託名愈尊。其用心亦於是為尤密。方今纂著之儒。日益踵出。君務堅持此志。博觀而宏納之。他日論維持文獻之功。必於君屈一指。行素之名。且與勤有汲古爭烈矣。

堵文忠公集序

嗚呼。小人之危人家國也。若是甚哉。余讀堵文忠公集。思明之所以亡。未嘗不為之三歎也。自莊烈殉國。率土瓦解。然其時忠臣碩士。欲為明盡力者。天下相踵也。史忠正奉宏光留都。宜若可以有為。及出國門。而馬士英扼之。唐桂諸王崎嶇嶺嶠。勢已不國。而為之督師者。黃忠端束手於諸鄭。公亦坐制於五虎。奸臣悍帥。當室毀風。漂之日。初不計其身世之將如何。惟培植英賢。以供目前之一快。往復相尋。覆轍若一。故公遺疏有曰。臣受命以來。冀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調兵則一營不發。若曰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泣血拊心。略無展布。嗟乎。此在後人把卷流涕。猶為之扼腕切齒。況於

身丁其厄者乎。宜公之死有餘憾也。公少負奇氣。人目為狂生。及官長沙。日議城守。定亂民。截醴陵賊渠。其材略已足表暴於天下矣。觀於答延儒之問。則自請危險。誌江門之墓。則恨不同死。蓋志所素定固然。非夫慷慨喜大言者比也。遭時屯連。羣凶彌乎宇宙。獸駭魚爛。不可收拾。獨與何忠節左提右挈。以偏隅殘破之區。抗輿朝雲。寬之旅枕。戈飲血。挫而猶厲。所降李錦數十萬眾。終其身無叛志。則公之精神足。以維繫人心。與宗忠簡之能用王善無異。而其權宜隱忍。以就大計。識者固當諒之。王氏永厯實錄。楊氏三藩紀事本末。或於公不無微辭。要豈得為知公者哉。公在日。自訂其文。所謂定參稿者。及沒。公友魯釗求得之。以歸公姪繼源。暨其鄉人先後裒增。編成十卷。遭亂散佚。鄉人重輯為八卷。已不復見公集之全矣。然公豈藉文以為重者。覽者宜有以悲其志焉。公籍宜興。有族人居無錫。遂為其縣學生。故明史稱公無錫人。

金忠節公集序代

當明福王之貽。明之遺臣耆老。思為故主盡力者。奮袂執戈。雲集霧合。然大都無宿完之備。制勝之師。倉卒召集。不旋踵而覆滅。獨金忠節公以沈毅宏達之姿。值國勢艱危。精究武略。講練於平時。而踴躍於臨事。不可謂非才。糾合鄉兵。授以節制。遂拒

馬士英黔軍之擾。靖在良玉狼兵之亂。其所任用如諸生江天一。項遠。副將羅騰蛟。聶。皆氣誼許與。見危致命。不可謂無人。據徽州形勝之地。以續谿大鄣山為中。七分兵六嶺。聯絡控禦。不可謂無備。大兵初臨。搏戰互勝。而降人張天祿。黃澍。導師深入。慷慨就縛。天實為之。非公謀之不臧也。余嘗讀公集諸疏。因以追維當時情事。方莊烈帝朝。申甫之敗。公以薦舉非人。幾得罪矣。而帝原之。黔軍之難。馬士英坐公首禍。有旨逮治。公且重得罪矣。而帝不惟原之。又起用之。君臣相與之際。不可謂不深。然卒不能畀以封疆將率之任。以現其設施而收補救之功於萬一。徒令公處無可如何之厄。區區以忠義自顯。亦豈非天耶。公集凡八卷。舊刊於楚中。而吾鄉之景慕公者。顧罕見其遺編。亦缺憾事也。乃重刻而序之。公墓距余家八十里。嘗往過拜奠其下。而窮嶺巖關。祁山諸隘。公昔日用兵地也。每因事至其處。考察圖籍。周覽形勢。慨地險之難恃。悲天命之有窮。覺公之精靈易鬻。如在云。

思益堂集序

周自莽先生既沒之明年。詰嗣子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園遭兩世大喪。匍匐經營。不皇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目札如干卷。亟與瞿子致學士。謀共捐貲刻之。既成。謹為序曰。先生當咸豐初。以文學侍從。受上知。特

命充巡防大臣。兼辦京畿國防事宜。將不日躋顯要。先生感激奮勵。彈劾無所避忌。權貴側目。由是岌岌不安於位矣。會以憂歸里。曾文正再出督師。引與共事。而胡文忠與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併。晚歲還朝。久乃進秩同光之交。兩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終其身。進退顯晦之際。若是其艱也。然先生自罷官後。寓居京師。闕小軒日坐其中。以丹黃自娛。寒暑靡輟。又幾十年。所為四史補注。及日札諸書。皆成於其時。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歎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於功名。不得壹意於學問之途。以大昌其著述。為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強。爵位益高。當國家承平。既未必別有表見。而併此十年心力。亦銷磨於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為得失。識者宜有以辨之。蓋先生在時。余嘗持此論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嘗不為先生幸也。先生於歷代詩家。靡不挾精洞奧。故其為詩。奄有衆妙。要以義山劍南為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淡。蓋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綜兼掇。尤詳掌故。其文詞皆清絕可喜。而於駢體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藁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既刊之十家四六中英。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

千卷尺牘若干卷。考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褒集未刊者。尚數十卷。待構圖他日成之云。

礪東詩鈔序

當嘉道之際。吾楚以詩鳴。資邱閻者。鄧湘臯。歐陽礪東兩先生也。湘臯年少於礪東。而推服其詩。甚至曾文正公作湘臯墓表。稱兩先生以詩相厲。剖晰毫釐。至於書間三反。室極得通。則互慰大歡。其專精如此。故兩先生詩最有名。然湘臯闡揚先達。獎寵後進。交與偏天下。而礪東峻牆宇。少許可。中歲杜門不出。為人通介絕殊。故鄧先聲聲聞滋章。而非吾楚人罕稱述。歐陽先生者。光緒中。國史館續修儒林文苑傳。吾友繆筱珊編修董其事。見示文苑傳藁。有鄧先生。無歐陽先生。初續修例。定專詩集。無他經史纂著者。不入。杜浮濫也。然如宋大構。吳嵩梁輩。皆以詩工。故得列傳。而筱珊未及先生之詩。亦實不知有先生其人。蓋湖外文章聲氣之煥絕久矣。以先生人品之高潔。學問之淵裕。今讀其詩。猶想見其人。而姓氏不登於延閣。文字不能播於天下。士夫之口。更數十百年。其遺集在若存若亡間。恐吾楚人亦無能道及者。而先生之真將沒矣。可不惜哉。先生詩凡十卷。陶文毅公以道光六年集於淮陽。沅湘耆舊集梓其三卷。余取校之。互有得失。因刪存為二卷。精詣之作略備。復仿阮文

達公史傳集句體。為先生傳一篇。刻成寄筱珊。且用廣其流傳。庶幾異日海內稱詩者。或不終沒先生乎。是則余區區之私望也。已。

詩餘偶鈔序

先謙少嗜吟咏。願勿習倚聲。偶涉筆。非所好也。官京師時。從周自庵先生遊。先生晚病廢。不能多治書。暇輒作小詞。強先謙與酬答。嘗語先謙。吾詞不主故常。用自娛而已。然清妙處。自謂不減宋人。因言道咸間。與孫芝房侍讀李舜卿孝廉諸人。為文字飲。每舜卿一詞出。芝房及予皆斂手歎服。芝房歸卒。舜卿以盲廢。且死。三十年無此樂矣。芝房遺集刻於湘中。惜舜卿詞無傳本。予盍求之。先謙心識不敢忘。張雨珊曰。吾於鄉先輩詞。最推舜卿先生。近人中服膺者。王壬秋杜仲丹其尤也。雨珊每入都。必以近作詞示先謙。未嘗不工。先謙既解官歸。雨珊遇從愈密。索其詞視前所見且倍。蓋生平於此尤專精云。芝房先生與雨珊姻也。雨珊訪諸其家。又得其未刻詞數首。貽先謙。壬秋仲丹適在長沙。先謙又皆求其詞讀之。李君筱屏。舜卿先生之從孫也。亦自新化以先生詞至。先謙因丐雨珊選自庵先生詞尤佳者。都六家為一集。禁之。聞見所未及。則俟他日采補焉。昔新安孫默輯王漁洋以次十五家詞。自三家六家遞增。閱十四年而後成。先謙此刻猶默意也。雨珊言向不識仲丹。巴黎逆旅中聞

人誦新詞。詢知為仲丹作。遂往見定交。又言吾多識海內詞人。異時必助子訪求成巨集。嗚呼。若兩珎可謂篤於好善矣。

讀禮叢鈔序

李幼梅觀察。既除喪之明年。以所輯讀禮叢鈔。授先謙讀之。而謹序其端曰。曲禮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鄭氏康成云。為禮各於其時。說者因謂凶事不豫習。居喪乃讀之。果爾。尸子言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一夕五起。視親衣枕。何以稱焉。古之人禮外無學。而其道務反之身。故其於禮也。讀之則必為之。惟喪禮非居之者不能為。前此之讀。明其理而已。至是然後見之躬行。猶懼其差違也。且為且讀之。此經言讀禮意也。吾尤以為天下事之不及恆生於太過。是以先王定禮。知夫天屬之恩。送死之慘。至性動於不容已。而或大越吾範圍也。故含歛為之制。斬齊為之等。哭奠為之節。虞祔祥禋為之期。俾君子各以其時講習之。防檢念慮。而無滅性亡等之虞。準中制行之百世而不至為吾禮病。古聖著之於經。以詔勉學者之深心。蓋昭然可概。非然。當人子哀慟迫切之際。而責以簡牘佔畢之煩。聖人不若是之遠於人情也。觀察居其母太夫人之喪。毀瘠倍至。而動止必稽於古禮。既葬。廬墓學禮益勤。因按討國朝張楊園氏以次一十二家說禮之書。輯而刊之。命曰讀禮叢鈔。既體諸已。

又公之人美哉。觀察之用心乎。余喜是書之行。裨益世教甚鉅。因推禮意以解說經家之惑。且為不學者箴焉。

合校水經注序

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為絕作。惜其上溯古蹟。旁羅水道。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為書之體固然。而於探奇嗜古之懷。猶歉然弗愜也。嗣讀李善長水經注。深美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逮。蓋班之志水。撮舉終始。而所過之地。從略。鄭則於漢世郡縣。端委並包。曲折貫串。旁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搜渠訪瀆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圖畫。班之志地。根據經籍。俾三代以來之要典。不致放失無稽。鄭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考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閱覽之山淵。方輿之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無地不章。鄭氏為書之旨。在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是故遺賢畢陳。故實殫列。世或訾其好奇騁博。及視為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今非無顯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典。關涉水地事蹟。及經注未備各水。為之作疏。人事率臆。懼不獲卒償斯願。曹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為一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內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

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具備例略中。

心言序

自宣尼既沒。大道橫裂。周末逮漢。諸子競鳴。蘭陵成都。原流近正。而成都於斧藻特工。厥後徐王二中。尚存古意。宋明以降。義理彌暢。而未為文人能事也。柱史之精詣。漆園之寓言。其於文。諸子莫尚。而言不列於儒家。余以謂風虎雲龍之喻。張弧載鬼之奇。以及盤詰詰屈。公穀答難。斯皆經聲其體。子演其緒者也。若掬子之精。而不戾於經之旨。其不為天下之至文乎。吾邑張蔗泉先生。自少沈酣百家之言。洞幽達奧。雷霆光怪。盤鬱胸臆。故其宣之於文。古義根互。奇趣開發。儕輩聚觀。詫所未有。嘗為心言一畫。以深湛之思。舉幻眇之理。體包萬殊。道盡六合。其文則雕肝鉅腎而出之。莊諧雜陳。奇正互啟。高言追老莊。精義貫周孔。斯大易所謂修詞立誠者乎。曾文正公稱其約六經以成文。非虛美也。方道光之季。益陽湯君鵬。以文名京師。為書數萬言。號浮邱子。每夸於人曰。能從我一讀浮邱子乎。及見此書。大歎服郭筠仙侍郎銘先生墓云。浮邱子湯君。雄伏一世。見君心言。氣輸神移。蓋其為時推重如此。先生沒後。稿本為人刻之。蜀中間有譌舛。詰嗣雨珊。謀重刊之。屬余序其顛委。余見先生晚不獲。猷聞緒論。願生平服膺先生之文。又與雨珊治秋為昆弟交。不可以嘿。雨珊既

為此書作注。因併釋之。其發言洞微。簡而有要。揚烏之與元。不足道也。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澣為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閭。驗大小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為此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楚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為挈水之楫。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楫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自曰。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為君。而有蚩尤。以堯為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生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濶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為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為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氣。唐尊為真經。無裨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滄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玩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

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為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為洛誦之孫已夫。

莊子集解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魚鳥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為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拯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極飾鞭笞為伯樂罪。而撒鬣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擲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為大觥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乎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為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眾長。間下己意。輯為八卷。命

之曰集解。世有違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方言序

昔班孟堅為揚子雲作傳。具列所為書而不載方言。藝文志亦無其目。宋洪邁通疑是書為偽。託然考常氏華陽國志。述蜀都先賢讚。稱揚子雲作方言。常書本之。陳承祚者舊傳。其言可信。而班氏獨闕者。蓋因其書不見於劉向歆父子七略。無所據以入志。遂併傳刪自序兩言耳。觀本書載子雲與歆往復二書。知當日哀輯未終。祕不肯出。致世無傳述。原委可悉也。應氏風俗通義言周秦輜軒之使求方言。還奏籍之。嬴氏之亡。遺棄脫漏。蜀嚴君平林閭翁孺才有梗概。子雲以次注續。與常書稱子雲師嚴林作方言合。至其詞義堅深。表裏經訓。非博覽深思之儒不能為。雖西漢多文人。然自子雲外無足當之者矣。因以推知前代采風之使。方行列國。匪獨陳其詩篇而已。其於異俗殊言。必將備其聲音訓詁。隨以上進天子。展卷而細詞緣文以知指。而天下治亂興衰之故。可得而徵也。特其書藏在秘室。民間罕得見者。周公作爾雅以垂教。然後詩書之文可讀。至於音義所自。卒未明言。今觀方言載周召二南齊秦衛鄭之語。足以稽合經文者。可決為天府舊記所傳。其采自朝鮮洌水西甌桂林諸區者。或出後來訂墜摭遺之力。通數方言與爾雅同原。厯千載而相賡續。嚴林輩之

用心。與叔孫通梁文諸人等。而此二書者。舛例於姬旦。纂成於子雲。誠聖作明述之極軌也。已。方言以戴東原考證盧紹弓校正二本為最善。郭子澣觀察取而合刊之。因索余序為論。是書大略。而推究古義如此。至合刊體例。觀察自序詳之矣。不具述。

談瀛錄序

國家代天子育萬彙。常不極其威。克仁義漸被。優游化成。無有內外。蛾伏受命。咸豐間。盜賊內訌。洋船踵至。於是西北大小十餘國。立約互市。日本不通中土。垂三百年。同治十年。其使臣柳原前光等來請通商。既有成言。越四載。窺我台灣。怵威而退。皇帝嗣位。特遣二品頂戴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等。為駐日本大臣。以固邦交。而光緒四年。其國突以兵破滅琉球。取為郡縣。又法西人作輪船戰具。變易衣冠。務懷狡其民。以逞其武力。侈然爭雄列邦矣。然地大不及中國二行省。兵甲四出。賦歛倍蓰。民生愁煩。莫有固心。俄人虎視卧榻之側。負英責至銀二千餘萬。歲罄入不能償。毋。母亦惟國之顛覆是懼。而美為多得罪於中朝。王君爵常奉兩江總督沈公檄。往逾月。盡得其形勢。險要風俗。情狀歸為談瀛錄三卷。文瞻而事覈。汪大淵之島夷志略。黃衷之海語。不能過也。異日從事東方者。宜於是書有取焉。爵常歷兵間久。規畫遠大。而亦不遺纖悉。誠得探柄奮袂。必能恢宏建樹。以彰巨擘綏懷之烈。其撰述之不

朽抑末也。爵崇益勉乎哉。光緒六年夏五月。

天祿琳琅跋

自古書用紙代竹帛。美惡雜出。隋世平陳。存太建時書為古本。別召工書者。於秘書內補錄為正副二本。藏宮中。餘實秘書內外之闕。厥後寫副。又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此在當時。鈔本中已寓鑒賞別擇之意。唐末始鑲版。宋而盛。太平興國間。三館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見於青箱雜記。史稱帝幸國子監閱庫書。問經版幾何。邢昺對以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版本大備。以此知館庫所藏亦皆版本。自是目錄家網羅考訂。紛然雜出。沿及元明。刊募愈廣。將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究版本為重矣。洪惟巨清肇造區夏。列聖右文。遠邁古昔。天府羣籍。富有日新。乾隆四十年乙未。命取內府藏書重加整比。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越嘉慶二年丁巳。以秘笈琅函。摛采彌夥。復輯後編二十卷。書都一千六十三部。自宋迄明五朝舊集咸備。旁羅遠紹。既大極無外。而於梓印流傳之時。地鑒賞采擇之源流。並收藏家生平事略。圖記真偽。研討弗遺。尤細破無內。於版本嚴擇廣收。而明末影本鈔本。並從甄錄。仰見聖學博大。囊括萬有。足以津逮儒生。準繩百代。而豈隋宋所能及哉。前編已入四庫提要。不及後編。以世無刊本罕獲觀者。光緒七年。於京師購得舊鈔。攜歸長

沙從弟先泰見而驚喜。願授之梓以公天下。並假湘潭周氏抄本。與湘潭胡元常王啟原。善化劉鉅。及從弟先豫。精心讐校。刻既成。謹綴言簡末。以見聖代文治之隆。及儒者逢辰之幸。為前古所未有云。光緒十年甲申閏五月。

吳中丞游桃源洞記書後

桃花源章自陶靖節之記。至唐乃仙之。詔隸二十戶。奉徭備灑掃。靈宅醺糟。廣形歌詠。時君好道而荒誕。不經之說附焉。宜昌黎翁之偽之也。余謂靖節作記。但言往來種作。男女衣著如外人。設酒殺雞。作食餉客。無殊異世俗事。不當以為鬼物。東坡言漁人所見。迺避秦人之子孫。引南陽菊水蜀青城山仇池洞天三事。以為天壤若此者甚眾。而中丞吳公記游。言漢通西南夷。黔中滇池夜郎諸君長阻絕徼外。不知漢廣大賈人市。浮牂柯江而下。五溪沅澧間。不當孔道。山陬僻壤。民樂其業。徭役追呼所不及。雖隸郡縣。若與人世隔絕。故魏晉以前。武陵人不知有桃源。是二說最為得之。余又以為秦人避亂居此。亦自有說。史記秦本紀。昭襄王時。司馬錯定蜀。二十七年。錯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立黔中郡。括地志云。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唐劉夢得登司馬錯古城詩。自注。秦命錯征五溪蠻。城在武陵沅江南。是當日沅澧左側。皆秦兵威所至。吾意必有秦人戍役不歸。尋幽選僻。相率聚居。若交趾馬流。

之也而為之魁者。抑豈無一二奇傑。如盧生徐市之流。知世亂未艾。號召部署。鯁險自固。不與人境通。歷世蒙業。遂習而相忘歟。此皆情事之可揣見者也。晉太原非平世。所謂武陵太守者。為政不知何如。漁人一出。意彼中長老。慮好事復至。豫為阻絕。觀其語云。不足為外人道。辟世之心。若是其深也。而遂詫為仙蹟。豈非差謬之尤甚者耶。中丞下車未期。政教風行。百姓和樂。盡楚之南。皆桃源也。屬以閱武西行。道經斯土。慨焉興慕。撰為記文。致美民俗。歸譽有司。盛德謙光。復乎彌遠。洞前亭觀。橋梁皆縣令余君集資修建。一登記覽。自後遂為勝迹。蓋山川之靈。得陶記而開。有中丞之文。而大顯。而韓蘇諸君子。憑虛臆測。雖所見互異。不如今日目觀之得實也。既樂觀公之文。因余以所見附書其後云。

書蘇東坡論范增後

余讀史記反覆秦楚之際。而知蘇氏之論范增謬也。夫鴻門之宴。項羽不殺高祖。增曰。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時義帝尚存。而增以天下屬之羽。其心無義帝。不待智者而知矣。羽疑增與漢有私。爭奪之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然則羽前日之事。皆增為之。又甚明矣。增始從項氏。雖無君臣之名。其分已定。故終欲依羽成功名。史公項羽本紀一則曰。項羽范增。再則曰。項羽與范增。以羽增相提並論。著

增為項氏私人也。方項梁起吳中，終身不出楚境，而秦方席全盛之勢。增因勸立楚後，以號召楚人，使洶洶之人心有所歸，藉以為始事之基。增七十不仕於楚，非有故主之恩，視張良之勸立韓後，迹相似而心則殊。而義帝乃梁所求得也，與增無一日之知。何謂帝立而增與之同禍福哉？帝遣沛公入關而不遣羽，擢宋義上將軍以救趙，而班羽其下，豈獨羽不能甘，亦必增所不願，以舉袂撞斗之事推之。知安陽矯命，悉增謀也；殺義破秦，而羽之威立，勢成，帝之死生已定於增手矣。且夫天下擾攘之際，盜賊之行，非有君臣維繫之義也。假虛名以相號召，即為所擁戴者，亦自知寄命於不可測之地。吾觀義帝之擁立，情事略類劉盆子。其遣諸將西也，約先入關中者王之，身為共主，而豫以王關中謝於他人，其處心積慮，未敢侈然自以為君也。使羽死垓下，而義帝尚存，高祖亦豈能北面事之？特其寬仁大度，又權略善御，或如光武之封更始，裂土授爵，苟全其身，以羽之很戾無謀，大業未就而下策乃遽出於絃嗟乎？增之贊殺宋義也，事權之所繫，其勢有以成其爭。彼義帝何足慮，而使羽躬負弑逆資，天下以義舉之名，此非增之咎而誰咎哉？史稱增好奇計，吾觀羽抗屠焚掠，各賞矜功，不聞增一言諫止，所謂奇計安在？徒汲汲勸除沛公，以為盡殺天下豪傑，可不施仁義而制海內，則增直庸妄人耳。高祖論楚漢得失，言我能用三傑，羽有增不

能用謂羽不能用人。非以增足畏也。而蘇氏因此稱增人傑。且以為高帝所畏。增不去則羽不亡。噫。由羽之道而無變其所為。增不去果能不亡耶。

書彭烈婦行狀後

人雖蠢悖頑獷。驟聞忠臣孝子婦女義烈事。未有不慷慨動色。肅然以敬。非人情之好異。誠有觸於天理之同。而不忍為異也。若吾鄉彭烈婦之死。較然不污其志。乃眾口附和無稽之辭。從而蠖之。其父兄呼號於舉國。彌久而幾不伸。痛夫生今世而為完人者之難也。而卒之學士大夫。同聲以請。疆臣入告。宸章有光。以坊以祠。以表奇節。烈婦千古矣。而當日挾私忿以忍其心。悍然浣白璧而不顧者。不為之寒心而短氣哉。夫烈婦之遇變而即自縊也。知死而已。及姑勸以須家人質證。則不得不隱忍以待。迨一歸見其父。返而仰藥自殺。展轉二十六日中。神愈暇而心愈苦。誠古從容就義者之為也。人生所最難者死也。從容就義又難之難者。烈婦之志。以為苟可以明吾心迹而死焉。斯已矣。後來褒揚崇飾。此自聖天子闡幽勵俗之大權。而薦紳先生有心世道者所不容已。烈婦何與焉。烈婦不以是為榮。豈以彼嘵嘵者為辱哉。抑余於今世詆毀之事。重有感焉。庚午之秋。天津民與西人構釁。朝廷命相國曾公往治其事。於時議者紛紛。曾公以時方多事。不肯遽啟兵端。恬然犯眾謗。以成

國家之至計。今日曾公往矣。而一代偉人之胸襟學畫。千載下尚有以相諒也。而彼侈然以道學經濟自命者。其心地之正大明白。不必如曾公。他日之建樹。不必如曾公。即令易地以處。其能慎密堅忍。為國家善事而彌患者。亦不必果如曾公。而旁觀坐嘯。徒欲以其氣矜凌。躐乎曾公之上。則又奚怪彭烈婦。以一弱女子。而不能間執讒慝之口耶。蓋余所歎者。世運人心。隆替之故。而不必為一人一事發也。烈婦之兄。稷初孝廉。痛其妹之死。以行狀乞周自庵先生及予。為詩歌以章之。自庵先生之詩。足以不朽烈婦矣。余乃書其後而歸之。

郭筠仙先生西法畫像序贊

光緒元年乙亥。郭筠仙先生。以兵部侍郎奉命。為出使英法大臣。中朝使臣駐外國自此始。越四年乙卯。先生還朝。以疾乞休。其明年曾劼剛通侯。自海外寄歸英人石印先生畫像。又九年。為光緒十五年己丑。先謙始拜觀於長沙。前譯英人庫伯爾所為先生小傳。稱西人敬愛先生甚至。於其歸同聲想望。而惜其早退。未竟厥施。又言先生和厚坦直。外文明而內剛健。自有各國使臣以來。無如先生者。蓋泰西印行名人畫像。通及諸國。有名蹟者。歲僅數人。其重入畫者。或數十年一見。先生始至英之歲。已列畫像。至是復列而敘之。在西人以中朝駐使。為彼國光榮。而其慕說

先生歷久而彌永則先生誠有以取重於西人也。先生當咸豐己未從僧王贊理天津海防。於當日中外違言積疊其機易轉其事至順卒以至計不定一潰不可收拾。拊膺裂眦憾事權之不己屬厥後外館驛符內趨譯署熱觀外患日深中國應之愈無其具其密陳於君父之前及與同僚爭論侃侃不少避屈常患發抒志慮為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局而卒不得一遂及其奉使務平情達理一切決去塵蔽順事而恕施之使人驩然自通其意此先生學問之緒餘而西人所以尊重先生惟是而已至於沈幾硯國常維持於未然而國家隱受其益則西人無由知而中國亦未有知先生之深者近世人言西學務師外人所長為富強計而拘墟之徒以為當一掃刮絕持論互為是非先生於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無弊者必思倣而行之至勢所難為或時有未可不肯徇眾志為苟同如近與合肥相國書力言鐵路不可行於中國是也駐西二歲費國帑不啻八萬金在英時遇各國公會必身帥從官往眾頗苦之而先生以為邦交之義當然且裨益中外機宜卒事如一日以此見先生謀國之忠足以契帝心而乎公論者非庸眾所庶幾外人之敬慕固不足為先生異也係以贊曰

大西之道粵自有明聖皇布化旁及八瀛遂環地球咸集戶庭曷以受之柔遠有

經。皇命重臣。往駐法英。邦則有交。夷亦有情。毋俾不通。以干。皇靈。先生在西。察事知萌。挈其綱要。用贊機廷。凡百究圖。維勤維誠。西人大曠。僂僂將迎。公歸詎思。託於畫形。搏搏海天。獄獄榮名。紫光作繪。耀比先聲。

與王實丞書

大著羅整菴先生闢禪說。謂整菴斥王陽明為禪學。而因知記中。取平日用功得力之禪書。與儒相近者。闡明詮釋。於每章末加三五語痛詆之。名曰闢禪。反為禪學張其幟。以為深病。因推論陽明學術事功。非整菴所敢望。其書雖間雜禪語。不害為醇儒。反覆九千言。義精深而詞正大。誠數百年來未發之覆也。夫整菴學由禪入。逮其悔悟。屏棄之斯已耳。而必舉禪學中若者簡靜。若者指示緊要。若者文法圓熟。照應分明。津津語人。則固未免多事。將謂後之為儒者。皆如整菴由禪入乎。學禪而後知闢禪。是必為盜而後能捕盜也。豈其然乎。整菴之學。從積漸考驗而得。因知記排斥佛氏。就身親體。初者為言。其教人由虛靈而歸於篤實之意。本為儒者所取。而立論不能無疵。先生之說。所以不可已也。尊說又謂祖整菴以詆陽明者。莫如孫北海呂留良。張武承三人。武承著王學質疑。陸清獻序之。於留良尤極推許。是非顛倒。不可不辨。愚謂朱陸二派。明代迭為勝負。陽明遠紹陸學。其末流至於決裂猖狂。于是學

者尊朱以救時弊。沿及國朝。二派各誦師承。黨援排擊之風未絕。然人品邪正。不係乎此。清獻力排王學。是其一生得力所在。見關陽明者。互相引重。無怪其然。留良負時望。聲氣徧吳楚。當清獻名未大顯時。容或藉以為重。而其稱揚崇大。不離鄉曲之私。門戶之見。至後來逆案。固非所料矣。清獻之言曰。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亡於學術。良知之學。釀成寇盜之禍。先生以鍛鍊周內斥之。愚謂明代亡於學術。清獻之說。未盡非也。而專歸罪於良知。則偏而失實。東林顧高諸公。修龜山之教。朋黨大張。禍延宗社。王學豈獨任其咎乎。蓋講學授徒。則趨附者流品混雜。而浮議繁興。無論其宗旨若何。皆足以生事而階亂。南宋高宗以降。道學名高。舉世風靡。所讀惟四子性理之書。所言皆修齊治平之道。循是則魏科膺仕。可以立致。高中散衣。參布朝列。讀書作文者。目為玩物喪志。幹練材武者。嗤為俗吏粗才。遇有異議。擠為小人。考其所行。絕不相顧。權奸利其憤憤。藉以行私。萬事不理。至於亡國。其流弊固非朱陸諸子所能逆覩。而推原禍始。為之倡者。豈能無責。不謂明代數君子復蹈之。嘗以為有明三百年。文章之士。用聲華標榜相奔走。瑣瑣無足道。至於臣敢諫於朝。士修道於野。此亦天下之至美矣。而在上者。裁制言路。不得其宜。遂使君無自主之權。臣無效忠之路。清流橫議。與朝政角爭。恩怨相尋。國家隨以傾覆。後之為人臣子者。其毋以好

名為營私之捷徑。庶使天下萬世不再見宋明覆轍。陽明學問經濟本無可議。即其提倡良知。當前指點。欲人人本其固有之良。存此幾希。意在拯世。而功主靜悟。則以讀書為粗迹。即所謂格物者。亦以為格去物欲。還虛明之本體。夫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束書不觀。而坐收道學之美名。此俗子所爭趨。而有心世道者所大憚也。然則後來諸君子之辨正。亦有不得已者乎。且陽明為學。闡明心性可也。宗主象山可也。朱學向異。何妨置之不言。而其作朱子晚年定論。必欲引朱合陸。顛倒年月。以就已說。此其一念競名之私。流露於不自覺。宜乎整菴辨之。王覺齋孫北海一再糾之。若李穆堂合論。輒以朱子悔悟為言。舉所稱切實近裏用功者。概歸之心學。推尊象山。仍不免曲袒鄉人之失。而先生稱舉之。竊未敢以為然。夫先生所左右者。羅王二家之言也。於朱陸同異。不設成見。於其間足見先生之學之大。整菴籍秦。為先生同郡人。尊說不少假借。衛道之誠甚美甚美。昔揚雄漢之文士。歷代尊尚。而東坡鄙其艱深固陋。整菴明之大儒。舉世推崇。而先生譏其言儒行禪。若先生與東坡。則可謂不私其鄉者矣。其與清獻穆堂之用心。相去又不啻倍蓰也。傾服之餘。聊一推論之。大槩敬繳順頌道履不宣。

先謙曩在京師。即聞座主今都御史祁公。述其少時侍父文端公於江陰學署。得常游所謂寄園者。既奉視學江蘇之命。公乃出所藏寄園消夏圖。則文端嘗以夏日與李申者。苗先路張石舟諸君子宴集斯園。逮入參樞密。乃圖而記之。復自書園居時所為詩數十篇於後。其於斯園。蓋惓惓也。先謙於是得具知當日園中亭舍之美。與景物之麗。祁公曰。斯園吾不詳其自始。以寄園命名。則始於陳侍郎希曾。吾嘗稽之志乘。明萬曆四十二年。移建學署江陰。其先邑人有李科者。以江西布政使右參政告歸養母。築清機園以居。越數十年。李氏凌夷。割園入署。園中荷池。即李氏雪浪湖。池旁有屋數楹。志以為賜閒堂遺志也。科所著詩文有寄寄堂稿。蓋又當取寄義以名其堂。陳公之名寄園。殆權輿於此。咸豐庚申。署燬於賊。亂定。建署而園不復。陳公視學之歲。距今且七十年。今江陰縣志於寄園。初弗之及。吾慮斯園之終湮也。先謙既到官。暇日周覽其地。則垣墉潰夷。蕪穢盈溢。一池之外。悉無所存。慨然傷之。感祁公之言。亟謀修復。經始光緒乙酉仲冬。落成於丙戌季春。為廬曰永慕。以奉先謙父母遺像。堂曰虛受。為朝夕讀書游憩之所。存雪列岫諸亭。並存其舊。增置廊榭。以延攬景光。綴以梅塢竹徑。間以蒨園菜畦。奇石列秀。嘉樹環植。藟葛盈陂。與水相鮮。而園之勝亦略具矣。余維兵興以來。江南戶口凋殘。巨室名園。美舍咸委灰燼。當日壯

觀十不存一。一園之廢興。何足深論。然余嘗以佳日涉覽其中。登高邱。俯清流。思李氏昔日辭榮養志之高風。及文端與賓友考道論文之雅。則慨然興慕。憾不獲與之共游。處於此者。豈不以其人之足為斯地重哉。人之生無之而非寄也。故古人況之以逆旅。等之於蜉蝣。及觀賢聖之行事。守泰山而持千鈞。曾不以造次違易其志。慮彼豈未明達士之旨耶。蓋所爭者在吾之所以自樹。而於世俗之滯留於心者。如寄諸天地間。而不以櫻吾念。則我重而萬物皆輕。苟居得為之位。而傳舍視之。藉虛無放曠之論。以飾其全生持祿之私。是為蒙莊揚其波。而王衍劉伶諸人之所以濁世而階亂。以此言寄。奚足重斯園而為居游於此者倣耶。後之覽者。思李祁二公偶寄之跡。所以常存而不散者何在。則於陳公名園之意。庶有合矣。既以告祁公。遂為之記。

永慕廬記

光緒八年五月。先謙奉母喪。自京師歸葬長沙。即所居為永慕廬。而郭侍郎嵩燾為之銘。既除喪之明年。入都補官。越二月。遂奉督學江蘇之命。既蒞官。葺復署西偏之寄園。復為廬於園北隅。奉我父母遺像其中。朝夕瞻拜。以志永永無極之哀。蓋天下負罪引慝之僇民。未有如先謙之甚者也。先謙年二十。不幸先贈公即世。時兩兄

先逝而先謙方為貧諸生不克備一日饗祭之養逮其沒也葬祭之禮多闕而不舉視仲由氏之所傷幾或過之甫卒喪即橐筆出游日營升斗以奉吾母又不能居廬負土哀麻三載少竭誠悃以贖萬死之身而與吾母違離之日亦彌以多矣自季弟沒先謙以供職詞館迎侍吾母京師十二年中疾苦相仍殤逝相續悽鬱之事抵隙沓至皆先謙之不德以重貽母憂蓋求一歲之安善以供笑樂而卒無有也此即文章貴仕極一時之寵榮然以較閭巷窮民翁媼相將扶杖攜童佝僂笑語者其戚愉虛實之情曾不可以並論況若先謙之瑣瑣無足道者耶吾母嘗語先謙汝父不及見汝成名齋恨入地予亦何敢奢望惟期汝視學南中行省予得就養官廨秩滿即侍子而歸此願儻可償乎今先謙蒙恩竊祿來官此邦瞻望白雲吾親安在不能不仰天搏膺而長慟也昔孟子稱大孝終身慕父母微之帝舜五十而慕此為父母在言也若父母既沒觸念興慕人之恆情雖終身亦不足言孝如先謙之不肖少無以承親懽及壯強之年適益以重其感每追惟前事哀從中發不知涕泗之橫落也故頻年以來隨所居為廬而名曰永慕者以此志稱署西偏為前明江西布政使右參政李科清機園故址當隆慶時科以壯歲辭官奉母母年九十卒此其構園娛侍地也今雖遺蹟蕩盡流連愴歎猶想見白華無聲之樂而士人相傳園中舊有三到

樓者。因諸城劉文恭公鏤之之母。嘗三居此署。故以名樓。至今稱為盛事。念前哲之嘉遇。顧鮮民之塊然。是皆先謙所觸事而增唏者也。寄園成。既為之記。復特為斯廬。記其緣起云。

慕萊堂記

大戴記言老萊子之行。見美於孔子。史公高其人。與老子同傳。劉向迺以為仙。迹其著書垂教。守真全生。可謂有道者也。而後世豔稱。獨舉高士傳著斑衣娛母事。豈不以道敝俗媮。至行難能而可貴。其適老彌篤者。尤為世推重歟。孟子言五十而慕。惟見大舜一人。吾意老萊子庶幾近之。而孟子無述。將飛遜之士。名隱而事不彰。與夫大舜帝王之孝。非後世臣庶所敢仰望。若老萊子之為人。人能之。而終身企及者。卒鮮。顧世亦未有誠慕父母而不慕老萊者也。江西臨江縣府城北。有老萊亭。相傳為其故里。李君藝淵權守是邦。以親老不得迎侍。願慕萊於其堂。高士傳稱老萊耕萊山之陽。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江南而止。臨江遺跡。宜可信。夫以老萊子性行動人。感興曠世。一旦親至其居。俯仰循陔馨膳之所。必有流連慨歎。油然契合於天懷者。況於身羈簪紱。不得遂板輿之榮養者乎。宜吾藝淵慕之尤切也。藝淵權守之次年。以憂歸里。不及聞父母遺言。用為至慟。又十年。與余相遇長沙。屬補為之記。夫老萊

惟棄卿相之貴。傲然長往。以自屏於葭牆蒿室之中。故養生送死。如彼其無憾也。余竊祿朝班。奉親京邸。屬有事東陵。而吾母卒遭危疾。相見不能一語。可憫與藝淵同。逮奉使吳中。為水幕廬署側。以憶余哀。較藝淵為堂。時情況又弗如遠甚。其在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慕古人乎。慕吾親乎。吾與藝淵亦惟虛寄之語言文字。而何有萬一之補也。嗚呼。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仲夏月。

水月禪林記

水月禪林者。不詳其建造之始。湘陰李文恭公昔處幽仄。茲焉授徒。既貴矣。而微時誦讀攻苦之地。不能忘也。迨歸自江南。結宇東城。密邇斯寺。崇構爰基。淨域爰屬。儻所謂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者與。公自未為諸生時。名山館曰羊香。嘗以鐫之印章。後遂為居宅之額。聞諸長老言。公洪音偉幹。識者許為非常人。吾意在禪林時。亦或嘗有高僧往來相贈答。如唐世鄴侯遇明瓚故事。因為山館之名。以寄意耶。惜乎年世已邈。無能述其軼事者也。公嘗有禪林夜坐詩。清曠閒適。為人傳誦。今存集中。昔唐王橋段文昌貧困寺居。為僧所侮。有詩題寺。木蘭曾口異地同符。貴顯後流為嘉話。王定保孫光憲猶紀述之。公少厲固窮之節。未有失色隱言。貽人口實。已非王段輩所敢望。及居峻秩。勲業爛然。其遺集亦流行宇宙。斯寺又為李氏永業香火之供。

國朝文匯 卷十五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與世澤俱成。區區題寺韻事。不足言矣。公孫幼梅觀察。瞻顧祇林。眷懷先蹟。懇託於文字。俾無泯沒。觀察才望隆盛。足以繩其祖武。匪直善述之美而已。余故樂為之記。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忠正公傳

公諱可法。字憲之。道鄰。其自號河南祥符史氏。籍直隸大興。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縣。有惠政。父從直。母氏尹。公少以孝聞。性孤耿。有志略。左公光斗視學畿輔。一日微行入古寺。見一生伏案卧。文甫成草。聞舉。取紹履之。詢寺僧。知公名。及試呈卷。注視久之。面署第一。召入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者生也。留館署中。每公餘衡論時事。相與感情。甘裂舉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西安推官。連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公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軍。屢破賊。初當事以皖為南都上游。議設兵備。遏寇南下。眾莫肯往。公奮然請行。至皖。築城練兵。晝戰守策。皖以無警。象昇改督宣大。代以王家楨。未幾復代以熊文燦。專撫賊。賊益逞。朝議增設撫臣。為豫楚聲援。開府於六。廷推公。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等處。公至六。建六安營。捐奉修城。興學校。懲奸宄。改點差。賑飢民。奏免被災田租。州有蝗。公夜禱焚香。盡三炷連曙。如是彌月。其報曰。勞乎。公曰。余為秀才時。月僅七夜眠。服官後情矣。何言勞。

恐罔濟。負吾民耳。麾下劉小金馬如龍。作船帥百人。噪於軍。夜三鼓。城中火起。亂者入署。窺公朱衣坐堂上。束燭仗劍。神光照人。咸驚竄去。明日討平之。公短小面黑。目有光。性精敏。事鉅細。親裁視聽。批荅同時。雜進。靡有遺失。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人死力。臨敵先進。所向無堅。桐黃舒六間。表延幾千里。賊屢入。屢創。降其酋順天王。十二年。以父憂去官。朝廷遣中涓伺於涿州。啟其篋。銀杯二。冀章三十。二軸而已。報聞。帝為動容。有奪情議。公固辭。十四年。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風紀清肅。濟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燕京。公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京城陷。烈皇帝殉社稷。大慟。頭觸柱流血。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尚書張慎言等移牒公曰。福王由我。神宗孫。倫序當立。而有不可七。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洛。神宗姪。賢明可立。公然之。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計。議立福王。公告以七不可。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公等迎王監國。五月。拜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高宏圖並命。士英仍督師鳳陽。公仍掌兵部事。乃定京營如北都故事。侍衛錦衣衛諸軍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士英

國朝文匯

卷十五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箕入相。命下大怒。以公書奏。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公遂自請督師。出鎮淮陽。十五日。王即位。公陞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而士英以是日入直。於是江南士民伏闕上書曰。伏見陛下初臨監國。權史可法。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萬姓歡呼。頌陛下知人善任。先帝用可法南樞。實天牖聖心。留佐陛下中興之業。南都稽顙。未易蒙安。樞臣以無欲知人。以不倦舉政。經營一載。漸可驅策。今陛下莫安南服。鼓銳北征。諸將所服。逆賊所畏。無逾可法。聞出代督師。衆心皇惑。淮陽雖急。果別遣督臣。使可法居中調度。則兵糧無憂。可法自行。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必更成局。則戰守紛擾。機會一失。局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伏闕哀籲者也。書奏。上不省。公奉命祭泗鳳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之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見泗鳳萬葉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惕厲無怠。二祖列宗。將默佑之。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上嘉答之。時分江北為四鎮。以澤清傑良佐得功轄之。澤清等縱兵大掠。轉相攻。公往解。悉聽命。傑攻揚州。聞公至。懼。旦日朝帳中。汙浹背。公撫以溫語。蔡屯其眾瓜州。乃開府揚州。開館招士。屢奏請餉。士英靳不與。公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消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荒。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

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並言東南關
員不少。擇吏為先。銓選法窮。不能不改為徵辟。請仿保舉法。通行撫按司道九卿科
道等。有才膽過人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赴軍前效用。酌補守令。二年考滿。平
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復。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又言北都
諸臣。南還從逆者。宜重處。倘命未污。身被刑拷者。置勿問。隱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
戴罪赴軍前酌用。毋絕其南歸心。廷議從之。時大清已定燕京。攝政王遣書招公。
公復書數千言。不少屈。會和議不成。十月。公令傑帥師北出。遣人屯田開封。為經略
中原計。諸鎮分沉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險要。公自守之。築壘緣河南岸。時李
自成走陝西。公奏言。自三月以來。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君臣日圖中原。
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君臣盡力楚蜀。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
安。而能自立者。大變之初。黎庶灑泣。薦紳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
文恬武嬉。暮氣至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復仇之師。不及關陝。討賊之詔。不達燕齊。
君父之仇。似置度外。夫將能克敵者氣也。君能御將者志也。君志不奮。則士氣不作。
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燕新之時。臣願陛下為少康光武。不顧左右在位。
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請速發討賊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

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義聞而感憤。國家慘遭大變。陛下嗣位。不同先朝。諸臣但有罪當誅。無功足錄。請慎重爵祿。專待功臣。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復難繼。請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闕典禮。亦宜節省。蓋賊一日未滅。雖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念念在復仇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公每繕疏。循環諷誦。聲與淚俱。聞者感泣。比大清兵下邳宿。公飛章報。士英曰。彼欲敍防河將士功耳。置之。而諸鎮遠巡無進師意。數相侵奪。明年是為大清順治之二年。河上告警。公請以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為許定國所殺。部兵大亂。屠州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公歎曰。中原不可為矣。遂如徐州定其軍。傑軍還。大梁以南皆不守。而士英方忌公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其權。二月公還揚州。未至。得功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公遣官講解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徧淮南。四月。公移軍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關。王手書詔公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公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而盱眙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公一日夜奔還揚州。城中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悉斬闕出。舟楫一空。公

檄各鎮兵無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以其軍降。城中勢益孤。公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大清兵薄城下。豫親王前後七致書說降。公不復啟視。投之水。二十五日。大兵攻城。急多死者。王親督攻城陷。公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出小東門。公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被執至城樓上。王雅重公。引坐勸降。以洪承疇為比。公曰。我此時正辦一死。頭可斷。身不可屈。但揚城百萬生靈。幸勿殺戮。王百方勸諭。不從。毅然就死。時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也。僚屬從死者甚眾。揚城屠。公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請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似續計乎。素善飲。數斗不酲。在軍絕飲。歲除遺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嘗子處。或言宜警備。公曰。命在天。遇敵數月不寢。使將士番休。而自坐帳。幕外擇健卒十。令二人蹲踞背倚之。漏鼓移則更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冰霜迸落。有聲。或勸少休。泣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公死。覓遺骸不得。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揚州郭外梅花嶺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名號以行。故時謂不死。公無子。遺言以副將史德威後弟可模可程。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公靖寘之死。王特有之。可模早世。公死後。可模妻李氏奉公母妻居金陵。浙

人屬韶伯。軀貌類公。冒其名。集亡命數百。破巢縣。入無為州。提督某捕之。眾莫辨。召母妻及李氏出。始吐實。而李氏有色。為眾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有鼎三者。媚少宰某。艷李氏。強妻禽焉。遣婢拒之不聽。誓之又不聽。須臾婢奉盤進。鼎曰。奉夫人命。恣若所為。視之髮髻耳鼻各一。血淋漓滿盤中。鼎倉皇辭去。乾隆四十一年乙未。上特恩賜公謚忠正。御製題像詩并公復攝政王書。摹於梅花嶺祠壁。前史官王先謙曰。余誦公文章。慨然想見其識略。悲其志之窮而言不見用也。天眷興朝。公即專明柄。不必有溥。況束縛使不得聘耶。曩讀欽定明史。不詳公仕明事蹟。由易代之後。採訪難周。雖有遺微。莫為收恤。逮天語親展。然後勝國孤臣。炳於雲漢。公之不朽。固自有在。而昭代教忠之典。邁千古矣。因覽公遺集。援據諸書。補為之傳。俾後有考焉。

歐陽闢東先生傳集句體

歐陽輅原名紹洛。字念祖。一字礪東。湖南新化人。父基文。字同周。乾隆乙酉拔貢。銓就州判。以親老乞歸。授徒自給。性方潔。天才挺拔。詩文操筆立就。為時所重。寶慶府志文事傳早逝。鄧顯鶴南輅九歲補縣學生即好吟咏所遇窮惡蹤迹落莫無常師於詩若有天授家貧甚。資傭力以養。沅湘耆舊集小序博學多通。書過目終身不忘。國文彙編東詩抄序乾隆甲

寅舉於鄉。舊集序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為薊。代山海關之遊。胸性野逸。不修威儀。

衣履敝垢。岸然公卿大人中。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無與忤者。後閉門不復出。

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升沈寵辱。泊如也。舊集序一時名公雅重之。或不遠數千

里殷勤致禮。不至。簪冠草履。吟嘯清泉白石間。胸牆宇自峻與人少可。曾文正公南

豐譚光祐守寶慶。學使欽程恩澤按使至郡。二人皆名宿。始一出與雙清亭之會。好

事者至。繪為圖。用志文垂老卜築邑城東。遁迹沉冥。兀兀無共語者。李洽夜談其詩

灝氣流轉。含章內映。精思壯采。搏結無迹。此道寬闊然持律謹嚴嘗言作詩務

苦吟。戒自恕。或屢改而不安。則竟削之。又云作詩當自寫其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

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既

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折服名流。少能頡頏。舊集序與寶山毛嶽生東鄉具

嵩梁相知善。嵩梁詩才罕匹。嘗謂人曰。僕畏礪東。不敢與敵也。臨川樂鈞未識。輒寄

贈以詩。錢塘吳清鵬以詩求論定。稱輒為韓蘇而後一人。服膺如此。同邑訓導鄭顯

鶴少輅十歲。兄事之。舊集序每有篇什。輒就輅與相違覆。蘇基輅鈞數瑕疵。不少寬假。

顯鶴卒。無以易其言也。舊集序道光二十一年卒。錄李序年七十五。府著有礪東詩

抄十卷。安化陶澍彙行之。胸又手定詩三卷。界顯鶴。顯鶴為刻之。沅湘耆舊集。舊集序

輅於詩窮極幽微。偶有論斷。必求通古人之詞。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同邑舉人李洽筆存之。為夜談追錄二卷。郭嵩焘夜談追錄序子茶字迪來。邑廩生。者舊集序亦能詩。府志文奇情幽思。不愧名父之子。者舊集序又有歐子三卷。恢奇倣詭。無一常語。府志早卒。顯鶴刻其詩入資江沅湘兩耆舊集中。者舊集中

毛青垣先生傳集句體

毛國翰字大宗。號青垣。湖南長沙人。性純孝。幼讀書。穎悟強記。能開誦佩文韻府。不遺一字。尤工詩。赴縣試。見知於縣令陳光熙。其子沅奇國翰文。願內交。招之不住。親至其家。結歡而去。補縣學生。鄉試屢黜。毛氏家傳長沙城北有黑麋峰。水西南流。入於湘。其水會謂之麋湖。口國翰卜宅當山水間。因名曰麋園。屏居其中。益肆力於詩。以抒其侘傺無聊。往往多幽憂之思。悽苦之響。長白裕祉公麋園詩序與鄭沈道寬為文字交。道寬宰郵縣。聘國翰教其子十餘年。道寬權知茶陵州。府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赴郵稱貸。人以道寬廉惠。又見國翰勇於為義。咸感奮。競運致錢穀。不一月而集事。道寬得復官。走謝國翰。國翰曰。公澤在郵。其邑人急父母之難。吾何力之有。家傳湖廣總督裕泰。招致莫府數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以微疾沒於署。年七十五。家傳著有麋園詩抄八卷。天顯紀事三十二卷。青湘樓傳奇若干卷。家傳其詩五古清越醇雅。出

入陶謝江鮑間。七古雄盪有奇氣。約束矜貴。不涉奔放。近體步唐賢。無沾憑之音。俳
解之氣。新陳夏建相裕泰既經紀其喪。歸葬長沙。復編梓其詩序之曰。國翰為詩。鏡
心研神。朝吟而夕琢。月成而歲易。人知好與否。舉弗顧。可謂勤篤者也。集中如松徑
含風雨。秋山見性情。巖花留雨色。風絮落春陰。獨往吟詩對修竹。同來入坐惟秋岑。
楚蜀地形江口斷。乾坤秋色雨邊來。諸聯最為傑出。他類此者尚多。夫觀詩如遊山
澤。即以楚論。衡山洞庭之高深。人不待遊而知之。而麋峰麋湖介在其間。有侶侶自
異者。又非善遊者不知也。余故用李中碧雲集序例。摘佳句著之簡端。為讀麋園詩
者導先路云。俗序

梁剛節公傳

公姓梁氏。諱洪勝。字華彬。湖南長沙人也。縣人丁銳義募勇勦賊武昌。公隸麾下。以
斬級功。由六品軍功敘把總。從克武昌。漢陽。推守備。加都司銜。賊踞新州黃泥坂。官
軍攻之。賊不出。公請於銳義。約諸軍退。單騎至賊營前。肆詈以誘之。偽丞相韋朝綱
帥羣賊徑趨公。公馳馬斬悍賊三。擒朝綱。羣賊趨掠。公急斫朝綱。朝綱回斫。公負重
創。力持之。不釋。賊前公復殛其魁。餘相顧莫敢近。官軍自山嶺呼而下。賊大潰。平
其七壘。還師新朝綱。一軍稱神勇。推都司。加游擊銜。充營官。銳義殉難三河。公突圍

出。以所部屬都統多隆阿公。卻舒城援賊。擢游擊。破援賊桐城。功最。擢參將。加副將銜。破安慶援賊。擢副將。賞果勇巴圖魯號。復桐城宿松黃梅。加總兵銜。隨多隆阿勦撫匪河南。解陝西商南圍。以總兵記名簡放。湖北巡撫嚴樹森奏。聞其勇。檄令統一軍駐漢口。撫賊數躡湖北。圍王桐柏成大吉於霸山。公赴援。一日夜馳二百里。未至霸山。賊解圍去。公追擊樊城。却之。又躡之光化。賊走河南。時賊鋒銳甚。官軍屢敗。襄樊獲安。公之力也。公自領軍聞警即赴。未嘗待大府檄調。檄至如其計。滋重大府。顧公既以勇名。益剽悍自喜。無紀律。賊既入河南。而粵匪賴汶洸自漢中出。與之合。竄天門。據旱市。眾號數十萬。公孤軍轉戰。大敗於花台。被圍七晝夜。僅以三百人免。諸軍無捄者。總督官文劾樹森落職。欲殺公。檄其軍駐蘄水。賊大至。公力戰卻之。追至羅田。解都統富森保之圍。重賂官文左右。官文更愛之。奏公忠勇無兩。益其軍。專倚以辦賊。賊踞黃陂之街埠。公禦之。輕騎摩賊壘。賊夜伏隘攢刺之。墜馬。親兵二皆死。其軍弗知也。時同治五年正月四日。年三十有二。事聞。照提督例。從優議卹。予諡剛節。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前史官王先謙曰。余甲子從公。天門。花台之敗。賊追官軍急。公持矛立馬橋上。以過軍。賊愕眙久之。退得免者數百人。及禦賊蘄水。日與數十善騎者挑戰。以勝反。余謂

公此非大將事也。答曰：命在天，即大將不死耶？余聞人言：自公微時，即輕財仗義，通任俠性，僕募亡檢。一日入酒肆，擲巨金案上，偏揖肆中客曰：今日諸君盡醉，酒直悉洪勝代償矣。在軍日，不殺賊不快。及戰，短衣橫矛馬上，背刀，手大纒，大纒膠髻，見賊輒大笑，伺其至，然纒擲彈，遠矛近刀。當者輒靡，重自負。卒以是蹶云。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公之謂乎。濟之以整。古良將莫過矣。

皮先生家傳

先生諱炳，字文舫，湖南善化人。其先宋資政殿大學士龍榮，居醴陵為望族。裔孫文通，建攸之水頭。十二世孫東山，明中葉官某邑知縣，以名宦祀鄉賢。建長沙，占籍善化。五世孫昶，國朝康熙初遷縣東鄉。子孫世居之。四傳至先生高祖殿選，以進士出知山西滿城縣。曾祖志遠，縣學生。祖學海，副貢生，保靖訓導。父繩直，贈中憲大夫。子三。先生其仲。幼慧，十一歲通諸經，受知祁文端公寓藩，補弟子員。食廩餼，咸豐辛亥歲始舉於鄉，年垂五十矣。不復進取為意。一赴會試，歸不出。軍興後，鹽釐局開，當事重其名，招之再三。辭。家無宿儲，充然自得。搜徒會城，著錄多才俊。晚主講平江醴陵兩書院。士爭趨赴齋舍，至不能容。六十後恒鄉居，問字求詩文者踵接於門。先生暇則芒屨竹杖，與田夫野老酬接，述古近事為勸戒，解釋爭忿。十餘年里無質公庭者。

平生不加入詞色。然遇有過則直折之。令改乃已。故人樂與之親。而莫不肅然以敬。皮氏遷長沙後。族眾散處。先生建祠修譜。嚴立教約。罔敢越犯。鄉有善舉。必贊成之。蓋先生自少遠老。不為夸毗之言。苟合之行。自其施於身與教其子孫若族姓及其門人。一以敦厚樸實為宗。生平無顯顯可見事迹。其德量淵淳宏深。常若不可測。先謙幼得見先生。稍長從遊且久。辭而遠出。歸而又數修謁也。於先生作止語默。數十年。歷歷懸心目。初若無甚異。徐而求之。當世賢豪所為。亦未有能及者。初先生以妻孫淑人卒。意甚傷悼。年未四十。不更娶。曰。吾有子矣。其子宗瀚跪請置侍婢。終不許。卒年七十五。

贊曰。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豈必以其位哉。若我皮先生庶當之無愧色乎。朝廷興行教化。豈惟公卿大夫是賴。鄉人士絃歌太平。蒙被聖澤。宜有助焉。得文行兼美如先生數千百輩。落落布天下。陶成俊良。而於式里黨治平之效。可立見矣。宗翰以名進士。官戶部主事。先生曾孫皆能繼家學。其長孫積軍。倣官江蘇知縣。孰謂興起不由積累耶。宗瀚抵書先謙銘。幽有文。于其為傳。先謙謂先生之德。宜有述。擅論次之。不惟皮氏之傳。亦使後之人聞而勸也。

龍孝子傳

龍孝子。江西永新人。名光閏。字紫台。先世在明有顯者。孝子幼喪母。盡禮如成人。家貧。服賈養父。父晚病痿痺。孝子夜必數起。負以溲。祁寒不懈。父沒。言未嘗不泣。鄉里宴集。有述其父事者。孝子輒嗚咽流涕。咸豐二年。年七十五矣。遭疾。親友來問。偶語及父。大哭。家人奔集。疑有變。已乃知之。親友莫不歎息。卒年八十一。前數日。猶感念先人。號泣數四云。初。孝子父寢疾。命孝子曰。吾數十年溺苦於學。終以困躓。命也。我死。汝當勗諸子。繼志事。李某者。吾所敬。宜往師之。及詣李。已館他所。孝子大慟。李驚問故。孝子曰。念先人遺命。是以慟耳。李為憮然。孝子卒。教諸子。起江起瀾。籍府縣學。起濤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官湖南。有政聲。同治乙亥。孝子得旌於朝。

前史官王先謙曰。起濤會試出余門。為余述孝子事甚具。夫人心不誠。愛則不能有功於人事。況欲以全其天性難矣。如孝子之為。可謂誠壹者也。今人論孝。恒侈奇節。略屬行。孝子之於親。生則竭力。沒則泣思。迨耄老垂屬。續而不渝。其初其庸也。其不謂之奇與。

周宜人傳

宜人余氏名肅媚。湖南長沙人。曾祖正煥。嘉慶辛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江西鹽法道。祖崇本。雲南澂江府知府。父思訓。道光癸未科本省解元。今湖北咸豐縣知縣。宜人

其長女也。生而婉惠。暨長。清靜自守。居室中若無人焉者。余氏既三世顯宦。大治第郡城東。深堂曲室。重門洞開。笙歌酒譟。申旦不絕。婦女衣裾帶絮。密組重繡。都麗迷目。每出僕婦十數輩。衣綺縠。從觀者辟易歎嗟。戚里轉相慕效。而宜人塵視之。妝飾樸素。有儒家風。自其祖母張太恭人工詩。諸姑姊姪輩並有才秀。嫺詠事丹青。羣從聚處。誇競藝能。以為笑樂。宜人獨懷若霜雪。見者謂其風骨特異云。年二十有一。歸周自庵先生之次子淪菴。房室和樂。尤得姑歡。姑卒。從先生入都。綜家事。整肅有法。家人敬憚之。然得大體。不為苛刻。值翁小疾。躬進藥餌。定視不闕。先生歎曰。賢妻哉。他日願女得婦亦如女矣。同治五年十一月九日。沒於京師。年二十五。先生痛思至切。命予傳焉。

贊曰。予以戚鄰。得亟見宜人。其屏當內外。有勝男子。絕不自表暴。及居帷閨。治女紅。不聞刀尺聲。何靚慎若此耶。今婦人睡房中之好。墮內則之義。及其沒也。所親為求達官貴人之文。以諛飾其名字。匪惟失實。益之媿焉。予之作傳。乃出翁命。曷以然哉。范蔚宗云。端操有蹤。幽閒有容。宜人之謂與。

先仲兄敬吾府君行狀

嗚呼。吾伯兄卒之四年。而仲兄相繼逝。家難之劇。未有若此者也。念兄生平之志行。

不可湮而弗彰。則亟思為狀。以求當世賢人之文章。垂諸不朽。屢執筆。泣然復輟。歲辛未。先謙將奉太夫人北上。擇吉偏謁辭祖先之墓。最後至仲兄墓門。自卒後墓再修。至是而華表石闕已為牛礪其角而犇壞折斷矣。歔歔泣下久之。歸以告從弟先運。曰。是宜培。願以煩弟。且予欲表兄墓久矣。京師文章數求而歸。將并屬弟樹之。及來京。人事間阻。復不果為狀。而先運累以書來促。乃卒成之。兄諱先惠。字敬吾。先贈君次子也。方吾母姪兄家貧甚。冬月常著夏布中衣。故兄生而荏弱。四齡不能步。稍長口吃。性內慧。觀書若不求甚解。而默識功卒多。贈君命從先伯兄讀。一日讀不即熟。贈君亂撻之。伯兄跪抱之泣。贈君怒。並撻伯兄。嚔曰。護而弟撻他日當奈何。伯兄曰。限兄五年授弟讀。不以成立者。請受撻。如今日。既乃試為論事之文。古近體試律詩各成章。以呈贈君。贈君撫其頂。喜極淚墜。曰。幾失吾子。自贈君督諸兄急。不聽出遊妄交。雖伯兄往來者。必從里鄰密詢其文行。不可則伺其來自出謝之曰。毋溷我兄。以故先謙等年十四五。不識街巷東西。非年節不得過親戚家。至是始命兄從伯兄閒出遊。恩曰。兩兄謹愿。吾無慮也。伯兄卒之明年。兄以府試冠首補縣學生。又明年廩於庠。每試前列名。噪甚。又二年。先謙補縣學生。稍得從兄後。出謁親戚。長者皆歎曰。此兩兄。王氏積累報也。不知費載之幾斗心血矣。載之贈君字也。自粵匪禍東

南楚南當賊衝屢警辛亥後再停鄉試丁巳補行時與吾家住還者皆以得解賀兄自學政張海門知長沙府倉勛坪兩先生至學師以次厚相期許敦勉兄亦重自負將入闈疾作奮衣行畢三試出不十日卒矣榜放薦未售房考官彭公極意惋惜俾來召願得一見師友戚里多慟哭城中人聞者議不識皆謂長沙失一好秀才矣悲乎傷哉兄生而敦厚不妄言笑對人若處子事父母曲盡怡柔伯兄卒哀不自己而問視必強歡笑課兩弟竭盡心力及先謙入學兄喜甚攜李弟禮吾手告先謙曰吾兩人幸稍自立弟又英敏他日必有成吾見近世偷薄子兄若弟有數百貫錢輒生睡毗議分析是誠何心願與兩弟約得白頭共大被不恨矣痛伯兄早即世耳因相對嗚咽時先恭尚幼及長以兄言告禮吾聞之未嘗不仰而慕俛而泣也試之四日再入闈疾漸亟先謙力阻之泣曰吾豈以一第為重輕哉顧天下大勳今歲鄉試幾不行更三年知復何似吾輩有老親勢不能報筆取功名家門已不振親意責望厚不從此中乞生活行且窮餓死膠而獲售天也不幸而身殉文亦天也天其佑我遂入回憶先謙至試院兄坐明遠樓下相待先謙負囊襤褸送兄歸號舍卧守其像煎藥熟呼兄起面慘淡無人色張目視先謙淚泫泫墜盤盂中已復卧再煎再起執聞局門先謙乃悽然歸已舍門啟趨兄所扶以出情事歷歷在目前而十六年矣能不

悲哉能不悲哉兄生以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以咸豐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年二十一葬長沙南門外師古坡以弟先諫官貤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妻楊氏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初十日同懷弟先諫謹狀

季弟禮吾行狀

自余喪季弟而余母年六十有四矣又憂傷多疾不得已迎養以北浮長江汴運河自濟甯登陸至德州舟達通州而入都余家老者幼者疾者親戚貧者皆率以行厯程五千為日二百四十寒暑異時水土異宜風濤盜賊車馬况瘁飲食衣服不時不適余母幾病而後安者數焉至都米鹽瑣屑之務平日未嘗過問者舉集於余無一人助境日窮身日困而余自是不可一息離母他適凡以余弟之喪之故弟所繫於吾家道者重矣哉弟功名既未有顯於時性行學術人罕知余故不自已於悲而狀其實焉弟諱先恭字禮吾生數齡伯仲兄相繼卒贈君於是心意灰絕命先諫教弟而愛憐特甚有不稱意撫之而悲謂先諫曰第婉導之是佳兒當率教不見汝兩兄學成死耶成祖宗澤也不成天也我腸寸斷矣又數年贈君卒易簀時詔先諫曰好撫弟毋辱先人已而家益貧余投筆走江湖弟就外傳嗣是數歸數出遊而弟之學業僅歸時一課之已日月異未嘗待余督責也又久之歸見所學為論事之文皆有

章法。古近體詩。差不侖。問之悉無師承。余間摘其疵。辭不待舉而已。達也。丙寅歲。余假歸。則弟已縣府試前列。補縣學生。其師友皆稱為好學。及余已歸。弟詩文日益進。間為小詞。輒工。讀書批郢導窾。領悟殊捷。著述積盈尺矣。以余初度日。醺酒烹猪。羊。聚家人飲極歡。弟起奉觴為母壽。而顧余曰。昔司馬子長。歷覽名山大川。為文卓犖。有奇氣。蘇頌。濱患其文不昌。見泰岱。黃河。歐陽公以自壯。弟生二十一年矣。生平豪宕自喜。踴躍鄉曲間。環視罕當意者。懼吾自此志趣卑陋。而文益窮也。將從兄所。瀟湘。登衡岳。南踰五嶺。浮海而北。遊京師。文章之林。周覽天下。形勢阨塞。泛乎洞庭。而歸吾廬。既以請於吾母。兄其許我乎。余笑曰。諾。遂偕至郴。入樂昌界。將下瀧。夜翦燭讀昌黎。灋吏詩。家人以吾母憂思。故走書命歸。余遂送弟返而獨行。迨還自雲南。弟已嬰疾數月。百藥而竟不愈矣。弟性剛氣盛。好面折人。見作偽者。疾若仇。持家整肅。閭僕婢聚語嬉笑。必痛斥。威怒不可解時。母至則垂手侍。片言即釋。見人急難。赴之如已事。施濟無慳。邇年立功過格。行之不倦。既不求合於俗。亦不為俗所與。余每歸。形影相逐。愛聞說山水奇險可喜愕處。以為快。既出門。為詩益多。好句歸自樂昌。送余行。哭失聲。病革。出殘稿付余曰。吾家自六世祖以下。六代九人所著述。積一匱。弟懼殘佚。手抄且半。今併第十矣。悉以累兄。幸為弟條理足成之。死不朽。嗚呼。慟哉。以

弟之剛直不回。穎悟好學。所至胡可量。余歸三閔月。弟始病。甚以死。初歸時。弟病猶未必不可為。而生視其展轉顛倒。於庸醫之手。而莫知所措。是余所重負罪於先贈君。而流慟而自撻者也。弟歿逾一歲。而余困窮孤陋已如是。則異日哭弟以自哭者。終古未有窮期也。弟於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年二十三。祔葬。瀏陽門外趙家山。由附貢生以賢入為同知候選。改分發補用知府。生三歲。為二伯父直清公後名。後父母皆前卒。妻張氏淑人。後弟沒五十餘日。以身殉。女一肇祖。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同懷兄先謙謹狀。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四品京堂郭公神道碑

公諱崑熹。元名先棟。字仲毅。意城其自號也。晚更號樛叟。湘陰郭氏曾祖熊貢生。祖世遵。廩膳生。本生祖世詮。優增生。考家彪。議敘八品。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太夫人。公兄弟三人。長前兵部左侍郎嵩熹。次公。次貴州候補道崑。皆負時名。公及侍郎尤早達。以文章器識。並重海內。侍郎以名進士入翰林。供奉內廷。而公方盛年。會試再黜。輒絕意科舉。侍郎游歷封疆。為天子大臣持節數萬里外。而公優游莫府。屢辭薦剡。足不出里門。心不以顯仕為樂。侍郎慷慨喜論事。剖析當否。必窮物情。而公終日恂恂。不見涯際。至於天性篤厚。接人以誠。操筆落紙。累數千言。弗窮肆

應推揚賢善如不及規畫當世之務發微洞遠若著蔡之於卜筮固不同也公年十
二有神童之目與侍郎同補弟子員覆試投卷學使見公幼謂曰得非汝兄所為耶
公請試他題就案起草立成學使歎奇之年二十以優增生中式道光甲辰恩科
舉人入都與侍郎同主曾文正公國藩學益進咸豐二年壬子粵寇圍長沙巡撫張
公亮基梯城入守延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宗棠暨公入莫府連總督湖廣復延公
及左公往張公左連則皆辭歸又皆為巡撫駱文忠公東章禮聘贊戎政權商稅兵
食大充左公奉命督師公實始終總理駱公入川毛公鴻賓憚公世臨繼之倚公
以辦是時湖南兵出四擾南兩粵西蜀滇黔東豫章浙閩而曾公東征召募飛輓無
虛日一根本湖南時其緩急應機立濟輯和將率屏扞疆圉沛然釐然退若無事雖
大吏屢易任專於公數千里外血脉貫輸事會靡滯故公晏處閭里其勛澤常在天
下粵寇平公辭莫府劉公崑撫湖南以援黔勦苗復延公贊畫黔苗平遂辭不出維
聖清用法制齊臺宇內鄉里縉紳以安靜守己自繩無敢與公事取謗戾及東南
大亂湖湘豪俊挺奮忠義節鉞背望矛戟芻粟於是焉取資非邦之大略不足信疆
吏覓事樞聯洽眾志故公與左公乘時勦亂樹聲染襟開二百年未有之局亦遭其
勢而然也然當時左公飛語為總督齟齬幾蹈不測禍而公和平遜順不有成勞雍

容進退以義自飭。故當其任無危機。竟其事無遺議。可謂善自處矣。光緒元年乙亥。公子慶藩官浙江。迎公就養。大江南北。暨浙東西。名山勝蹟。遊覽都徧。益雄於詩。踰數年歸。以光緒八年壬午十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始公迭卻大吏奏薦。強而後受。由國子監助教。晉內閣中書四品京堂。加三品頂戴。特旨賞花翎。著有雲卧山莊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尺牘八卷。夫人同邑盛氏。子三。慶藩。優廩貢生。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慶容。候選同知。出後從父慶據。縣學生。五品頂戴。兩淮候補鹽經歷。女六。三適士族。其二殤。一待字。孫男七。孫女四。某年月日葬某原。慶藩泣請文其墓道之碑。迺為銘曰。

皇宇熾豐。巨奸煽異。孰扼其吭。以翦狂孽。地靈孕鍾。騰衡蹕湘。眾力合冶。遂銷冠鉞。我我羣帥。奮張威略。居中權衡。時維左郭。二妙入幕。如燠叶麗。左總師干。繫公獨治。千里赴機。一以坐照。軍書紛拏。大府吟嘯。區寓再奠。澹遺世榮。眾取不取。高名無名。羣賢交推。九重褒美。不朽有三。何必貴仕。孰固吾圉。歷久或忘。我銘公勲。以詔吾鄉。

太子太保陝甘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楊勇懋公神道碑

公諱岳斌。元名載福。字厚菴。善化楊氏。元籍乾州。曾祖昌文。祖勝儒。乾隆末以園練

從勦苗賊有功。殉難永綏王瓜寨長子秀思從死。祀乾州昭忠祠。次子秀貴用廕補官。仕至直隸獨石口副將。公之父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母龍祖母向母向皆一品太夫人。公少習弓馬。精技擊。由行伍於道光二十六年補湘陰外委。從平新甯亂。民李沅發。敘藍翎。咸豐二年。粵寇犯湖南。趨湘陰。長官以出防為名。先期避他所。公率營兵登陴捍禦。城賴以完。曾文正公國藩治水軍衡州。聞公能。檄至營。令與彭剛直公玉麟佐其弟貞幹軍事。時公擢宜章千總。彭諸生也。貞幹請於曾公曰。是二君者。吾觀其部分諸事。皆大將才。非從人俛仰者也。於是曾公益知公果賢。令將水軍右營。而彭公將左營。金陵踞賊上犯。陷湘潭。公與彭公以水軍八百人會陸軍進攻。被數傷。戰益奮。連勝復湘潭。曾公帥水師會陸軍東下。公為前鋒。敗賊雷公湖。復岳州。賊至再破之。手刺殺偽丞相汪得勝。追至道林磯。又大敗之。賊聯船上犯。水軍統將戰沒。特命公管帶各船。自城陵磯擊賊。抵陸磯口。盡平賊壘。窮搜港汊。至黃蓋湖。受傷墜水。躍入它舟。大呼突陳。賊盡披靡。肅清內河。以達京口。遂克武昌。漢陽。乘勝復沿江郡縣。賊據田家鎮半壁山。橫鐵鎖江中。護以舟筏。曾公定策毀鎖。公令曰。吾焚其在前之船。則後者遠竄。若窮追數十里。自下游延燒而上。賊可殲也。及鎖斷。賊舟四散。公率所部疾駛三十里。至武穴。東南風大作。公回棹縱火。四千

餘舟一時俱燬。陸軍亦盡破岸賊。捷聞。上以公勤勩最著。溫旨嘉獎。公積勞嘔血。請假回籍。而曾公水軍挫於九江。其半陷入湖口。曾公赴江西整理。彭公等留將江上。於是水軍有外江內湖之分。五年。武昌漢陽再失。彭公等回援。上詔公速赴湖北。曾公檄彭公赴江西。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奏以水軍付公。選汰稱公忠勇。廉明。志識尤高。時公已官至鄖陽鎮總兵。換花翎。賞彪勇巴圖魯名號。上遂命兼署湖北提督。公迭破金口沌口南岸。皆鮎魚套。鸛鵲洲。六年。燔漢陽賊舟。淨盡逆擊。黃州來犯之賊。直至九江。還破安慶。濟糧援賊。再克武昌。漢陽。曾陸軍復武昌黃州。獨以水軍復蘄州。悉奪九江以上賊舟。七年。曾公丁憂。上命公總統水軍。而彭公協同調度。公與彭公密期同舉克湖口及梅家洲偽城。於是江湖水軍復合為一。公留軍復彭澤小孤山。旬半所部疾趨下。斬馬當埽。華陽鎮。刻望江。拔東流。掠安慶。撥銅陵。雄兵舊縣之夾口。以鹵獲盡犒江南紅單船水軍。捷聞。諭獎其謀略過人。授福建陸路提督。命專摺奏事。九江平。賞黃馬褂。交部優敘。調福建水師提督。公再克東流。進逼安慶。分兵復建德。降池州賊梁韋志俊。陸軍挫於三河。賊勢大張。公扼防江介。近守遠攻。霆擊電駭。賊無敢逞。設資遣局於東流。收撫降賊。難民十三萬餘人。十年。解南陵圍。拔出軍民十餘萬人。曾曾公克安慶。賞雲騎尉世職。遣將

連復池州銅陵無為諸州縣。乞假省親。特詔慰問親病。命速赴營。賊渠石達開犯乾州。公捐貲練團。大修礮械。率以城守。賊聞風遁。同治元年回營。上以大軍進圍金陵。詔赴沿江下游。妥籌布置。大破蕪湖金柱關。提賊盡燬。東壩賊舟。會陸師復二浦。克九洲。長江肅清。與彭公會克金陵附近城隘。長圍合矣。以親病乞養。不允。賊渠黃汶金等犯江西皖南。命督辦江西皖南軍務。授陝甘總督。金陵平。賞太子太保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時陝甘回氛熾甚。境無完土。咸知非大舉不為功。而粵撫交託。中原鼎沸。調兵請餉。迄不能應。公肅清江西後。提卒五千以行。甫抵陝。朝旨敦迫赴蘭州。諸軍在甘者。相率譁潰。省城標兵繼變。公往來鎮撫。艱苦萬狀。麥石值銀百七十兩。諸軍饋餉不至。以麪水充飢。激屬拊循。指揮四出。破賊漳縣。通渭皋蘭諸屬境。復洮州。陝回犯秦州。赴南路。督兵擊敗之。運道以通。解涼州圍。肅清慶陽河狄賊。回襲鞏昌。迎擊破之。走古浪平番之賊。疏通西路糧道。而嘔血日劇。滯情乞休。上鑒其誠。特允解任。累詔詢病狀。十三年。命來京。光緒元年入都叩謁梓宮。請回籍侍養。時設長江水師。專轄江防。提鎮以下。皆公舊部。上命公巡閱長江。與彭公往來督察。尋請開差使留籍終養。迭次賞假。五年復請。允之。七年丁父憂。法越聲靈。海防戒嚴。命赴福建。辭不許。詔幫辦江南軍務。法兵踞台灣。基

隆改幫辦福建軍務。先是公在軍。特賜珍物者一。先後賜福字佩件食物者十。賜其父母人儀。御書扁額各一。是歲。皇太后萬壽。以公奉詔治軍。不運將母。太夫人復拜。御書扁額大段如意袍褂料之。賜公乘間渡台。周歷海口。士民歡躍。助餉百萬。十一年和議成。回籍侍養。十二年繪像紫光閣。十三年丁母憂。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乾州。距其生道光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春秋六十有九。妻乾州羅氏。誥封夫人。子三。正儀。花翎二品頂戴。署福建督糧道。懋儀。江蘇候補道。潛儀。縣學生。花翎道銜候選郎中。女一。適長沙易宗銘。孫勇七。鎮榮縣丞。道溪道澧道。潛員外郎銜。道洪道濂道源。孫女五。曾孫女一。公與人恂恂。一接以和。終身不見武怒之色。在軍論功。退若無與。雖病劇。未嘗自言勞。及臨戰陣。踴厲聽發。不測若鬼神。水軍初興。以牛皮魚網縹絮之屬。自汗腋。公一掃去之。曰。賊亦人耳。吾奉天子威靈。以忠義為甲楯。理無不勝。咸豐五年。城陵磯之役。以三日平賊巢二百餘里。六年九江之役。十日之內。往返千里。七年舊縣之役。月餘。轉戰亦千餘里。論者謂赴機之捷。古名將未有也。奉命渡台。法人以巨艦阻海。時用西法電報奏事。取迅速紓朝廷憂。然動靜輒為敵詞知。公密備輪船於泉州海口。以請緩師。期電奏即於其夜乘民船趨海口徑渡。逮奉旨督責。則渡台已久。公嘗謂兵機萬變。妙用恃一心。

時會所迫。但令於事有濟。不必遽求諒。君父其智勇深沉。皆此類也。遺疏聞上。軫悼。贈太子太保。照總督例。賜卹。予諡勇毅。立功省分。建祠。事蹟宣付史館立傳。賞晉儀舉人。鎮榮知縣。道讓及歲。引見。公自少即能詩。軍務旁午。不廢翰墨。感時撫事。輒流連篇什。有集若干卷。尤善書。臨摹閣帖。書畫皆極神似。得者寶之。然未嘗以文事自意。其意度宏遠矣。十七年三月。葬善化河西鄉白箬鋪西五里墩蓮花塘之月形山。正儀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為銘曰。

大亂之生。以顯奇傑。金田肇芽。楚材所契。舟師叛建。拓規曾公。銜刀浮江。水中兩龍。彭寶桓桓。公尤嶽嶽。卷浪排山。如風掃箐。鯨鯢就薶。江波鏡清。擊三千里。還之帝廷。度隴越關。我勞敬告。精誠格天。卒完忠孝。出總師旅。萬夫之雄。歸視羞膳。瑞慕融融。勛亦云崇。福亦云備。榮養克終。大星繼墜。子臣冠冕。河嶽英靈。我最其述。用銘千齡。

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公諱嵩壽。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為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蕪麓書院。與湘陰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為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

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曹公以侍郎居憂奉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曹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為親歷郡邑勸捐濟饑。並請於巡撫開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製戰船。備攻勦。江公聽之。公為草奏奉旨允行。後曹公用舟師踏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賞花翎。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特授蘇松糧儲道。推兩淮鹽運使。賞三品頂帶。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平。晉二品頂帶。五年解任。十三年。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鴻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鑲給庫充舉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為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次及西北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鑲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百

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教訖海外環地球諸國羣集戶庭非捷伐所及既以遠言積譽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為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固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以直爭無段借西人咸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七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瑩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匣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即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為例迺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為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為己任沒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

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六卷。已刻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銓義兩卷。經邊微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飄峰山。首已趾矣。葬以殁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乃為銘曰。

謂公弗顯。連翩節麾。志業宏多。猷如未施。眾榮我茂。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國家。豈圖其私。蠻貊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熾。召歸輟駕。遘疾江湄。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君。魂清魄爽。就聞天馬。徒戀故帷。鐵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致三不朽。視此穹碑。

諸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祁文恪公神道碑。公姓祁氏。諱世長。字子禾。敏齋其自號。先世系出春秋祁大夫之裔。元季自山西洪洞徙壽陽。壽陽古馬首。祁氏七邑之一也。曾祖文汪。優貢生。長治教諭。祖韻士。乾隆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右中允。改戶部郎中。父寓藻。嘉慶甲戌進士。官大學士。道光咸豐朝。軍機大臣。同治初授。穆宗讀。卒。贈太保。諡文端。入祀賢良祠。三世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文端公督學湖南。而公母陳太夫人誕公。長沙官舍。幼者深湛之思。每講解古訓大義。豁然立悟。年十三。隨侍江蘇學署。文端公用樸學倡導後進。一時幕府。若俞理初。苗先路。張石州。胡光伯諸先生。訓詁考據輿地之學。競號專

家公一見能領其要。聞然內修。不以通敏先人。被服儒素。造次必於繩墨。冥心孤詣。所得於宋儒性理獨多。石州贈詩云。垂老媿黃童。蓋其為耆碩推重已如此。咸豐辛亥。由廕生授戶部員外郎。特旨召見。垂詢家世。迴避改工部。旋中式舉人。庚申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文端公憂。特旨以待讀候補。服闕。補翰林院侍讀。四遷至禮部侍郎。先後署兵刑部。調吏部。筦戶部三庫事。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公之為曹郎也。文端公方直樞密。公蒞事維謹。處同列無倨色。無墜言。文端公以疾乞休。不關家事。值寇亂久。計捐奉入助軍餉。公力贊成之。然家實無餘。怡顏戶庭。處困彌歡。文端被詔再起。授書。殿廷。公供職詞垣。出則左右趨承。入則隅侍論學。清風滿室。各有自得之容。人以為東漢桓氏父子。醞藉敦厚之美。莫能尚也。既以清望躋顯秩。見時事孔棘。感激益奮。光緒初。簾聽孜孜。使臣聲譽。俄忠要挾。公則有守經行權。或合於權宜。離經行權。必累於權詐之疏。諒山罷戰。與法連和。公則有急攬人才。維繫民心。以禦外侮。靖內訌之疏。籌餉之弊。莫甚於借洋款。有展轉剝削。恐傷元氣之疏。富強之計。不在專習夷務。有請停開鐵路之疏。礦廠寢多。流弊滋甚。有養地利清弊原之疏。往往朝入。造膝夕歸。削牘根本。獨見務達其誠。不肯逞說。激以沽名。驚新奇以諧眾。凡所開陳。多見采納。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先後命

會辦山西團練察辦山東事件。凡督學安徽順天浙江主湖南鄉試。一會試。二武會試。鄉試各一。殿廷試。輒與閱卷。蓋上信公忠正廉慎。倚任日隆。公亦行無越思。職靡曠事。尤工文章。精衡鑒。崇雅黜浮。杜絕私謁。凡所識拔。多名於時。以光緒十八年壬辰八月六日卒。距其生道光五年乙酉六月二十九日。年六十八。遺疏聞。上軫悼。賞經被侍衛奠醢。賜卹如例。賞銀五百兩治喪。長孫師曾。即補員外郎。子友蒙及歲。引見。尋賜祭葬。諡文恪。配同邑李氏。封一品夫人。先卒。側室張氏宜人。子三。友慎。李出。二品廕生。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先卒。友蒙。友鼎。張出。二女。皆先卒。孫二。師曾。一品廕生。師儉。曾孫一某。遺集凡奏疏若干卷。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公天性純篤。先人忌日。祭祀豐潔。致敬盡哀。有終身之慕。而自奉不四簋。一裘十餘年。當官絕苞苴。有餽必拒。親族故舊。恩誼周浹。對家人若賓客。詞氣無遽疾。暑不袒。坐不執門生屬吏。虛懷傾接。務盡其懽。雖竟日端凝。而即之藹如。可謂卓然有道君子矣。先諫蒙被公知。以道義文章。重相期勉。歲乙酉奉視學江蘇之命。公出家藏文端公寄園消暑圖。指示幼時隨侍及諸老談讌之所。且曰。園今燬矣。圖中事依。依垂五十年。顧念前徽。猶潛然欲泣也。先諫到官。捐奉葺園。為文寄公。迨任滿假歸。而公遂不可再見。悲夫。師曾等郵書走狀。屬文其墓道之碑。先諫曷敢辭。適為銘曰。

道本一原。岐分漢宋。理責躬行。文資貫綜。咀華落實。同體互用。仇嫉憤攻。俗儒一閤。翳公家學。鄭伯朱仲。純厚稟天。夙成驚眾。平持衡石。一掃霧雲。蔚起詞林。挺為國棟。秋輅四駕。春士再貢。虛公厥心。學子流頌。公之進思。從容議編。籌策時屯。息長哭。慟公之退食。規矩曲中。道味在躬。水止山重。表裏融明。質文斷髮。如何一老。遽踐夜夢。懷有遺章。室無留條。深宮嗟惜。萬口悼痛。小子承顏。如鳥慕鳳。步趨在目。琴瑟罷弄。仰歎周聘。俯慚衛鞅。錫詞章德。百代欽誦。

署欽差大臣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江西巡撫提督銜李

勤恪公神道碑

公諱興銳。字勉林。瀏陽李氏。曾祖兆明。贈通奉大夫。祖宗任。父錫祺。皆榮祿大夫。曾祖母劉。贈太夫人。祖母羅。母周。皆一品太夫人。先世隱於農。公昆弟四。父沒。躬耕奉母。晝夜鉏耒。夜課弟讀。雖處窮困。不以自餒。既補諸生。授徒邑里。奉錢數千。意豁如也。咸豐壬子。邑秀民周國虞等倡亂。號徵義堂。勢張甚。公集邑人舉團練。清內奸。羣情大定。江忠烈公忠源率師平瀏。龍公有助焉。時粵寇陷江西撫州。道萬載。窺瀏。公與守備周虎臣趨防虎。賊不得逞。邑教諭龍山李如嵩。夙奇公。帥文毅公遠燁。遲逗公教諭所。談竟夕。歎曰。如子肝膽。可共患難。逾年。文毅殉難東鄉。公收其遺

骸卒撫孤以成立。曾文正公國藩習聞文毅稱公賢。又以教諭薦。貽書相招。公謁文正於湖口軍中。遂預謀議。李公鴻章。郭公嵩壽。李公元度。交推重之。奉檄總山內糧台。駐祁門。皖南郡縣迭陷。祁門為賊必爭地。一夕數驚。公擘畫周至。饋運疾給。偽王古澂賢。嘗以雪夜襲祁門。公偵知。預匿輜重它所。賊至無所得。江南難民萬餘。仰食於台。先一日結筏渡之。咸得免。有隊長劫民十金逃。追獲立斬之。故流離之際。墟市案堵。同治乙丑。總鎮唐義訓等軍索饗。勢岌岌。公單騎馳入營。諭眾曰。諸君數千里從軍。為富貴計。奈何自戕。使賊知而躡吾後。我無唯類矣。饗缺咎在台。約三日取給。不足請殺我。眾羅拜曰。唯命。公密訪首謀三人。白文正戮之。事遂定。金陵既克。綜覈報銷。積成平餘銀四十萬兩。或勸自私。公曰。爾謂是我當得耶。盜賊所為。我不屑也。悉以歸官。至荷葉洲。用精局節。審所入。捐購義山。聚暴骨二萬具瘞之。文正移督直隸。公與偕。使察災振饑。南冒風雪。入窮廬。稽所得錢米數。飯蔬甘藿。巡歷殆徧。揚舉仁清。數斥貪冒。四月而畢。畿民感頌。補大名府知府。特用道員。以終養解職。文正再督兩江。公總營務。與彭剛直王麟。規畫長江水師營制。文正卒。李公經義繼之。值日本犯雞籠。江海戒嚴。機要諮公而行。公親歷江陰狼山吳淞崇明。履擇險隘。倡設海防。總上海機器局。訪察西國新式。增建鐵船礮廠。考工選材。躬視十檢。規模漸備。遺

母喪服未闋。特召入都。隨勘法越界務。往來瘴區。積患偏痺。命使日本。至滬就醫。藥餌不繼。假滿開缺。有資助者。固卻之曰。貧吾素也。老而病廢。敢累人哉。居數年。愈。署直隸津海關道。補天津道。調山東登萊青道。時威海衛沒於日本。屯兵待償。公與定議。丈地圍界。使主客自為守。閭閻以安。蒞任八月。額征有加。歲餘四萬。悉入之公。擢長蘆鹽運使。權直隸按察使。權福建按察使。再權布政使。旋實授入。觀調廣西。光緒庚子。命巡撫江西。拳亂方棘。兩宮西狩。江西頑民。燬教堂數十。積聚二千餘。外人要挾。難於因應。公奏劾疏防官十餘。限三月。繳定償卹之費。八十萬金。不責之民間。懼累良善也。償款定議。分切累百萬。惟博節營餼。以彌其闕。未嘗苛捐擾下。壬寅調廣東。時奏辦隨糧捐。按徵加三。州縣丁米。折價不一。胥吏上下其手。民以重困。公疏請。但科正額。不及耗餘。豁免諸瘠區。及瓊州一府。癸卯。權閩浙總督。建議亟新政。營伍保甲。更易規制。次第設施。而於裁併局所。經營商務。尤勤勤注意。甲辰。颶災。親省農田。中寒病甚。乞假。未幾。奉調署兩江之。命公力疾赴任。江督繁劇。為行省冠。百端待理。不望假息。列邦迫索。補償金價。公以中國財殫。民困。商諸疊吏。請外部代奏。力爭。焦思至。竟夕不寐。疾益篤。以光緒三十年甲辰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官。距其生道光七年丁亥九月二十二日。年七十八。妻氏蕭氏。馬。皆同邑氏。姚。籍桐。

城並 結封夫人先公即世子熙元早卒蕭出孫鴻果卒鴻幹出後公弟子鴻扶曾
孫謀光公好讀書然不以學自名性澹榮利文正保薦輒力辭同事多躐高位獨公
晚歲以 特眷授節鉞於權要一無援繫恃忠誠結 主知每言官彈事下公察治
人莫敢以私干惡仕路奔競請托者置不省振拔幽滯唯恐不及所至積習一變愛
惜物力被服儒素僕從二三人僚屬供張過盛輒怒却之遇事謹慎若無異能而行
已御物罔不矩矱先民務揆於道夕就寢默誦大學中庸一過數十年如一日其密
多類是在金陵日治事集幕僚胥吏於內堂自當戶坐議定坐辨人莫能闕訛言不
興驚相告語以為叛見不知公行其素也自粵冠之勳湖湘才傑翊贊中興由諸生
起家至大官者唯公與彭剛直劉忠誠公坤一尤著公廉正如忠誠而不為物累峻
厲如剛直而不務名高可謂剛健篤實之君子已病方亟侍郎鐵良公奉 命蒞江
南終朝三見商略要政鐵公初不識公及卒語及必歎憤蓋至誠能動人云遺疏
聞 上軫悼照總督例 賜卹 賞銀千兩治喪政蹟宣付史館立傳 賞鴻扶道
員謀光及歲引見尋 賜祭葬 予諡勤恪明年六月葬縣東桐坑木魚山首壬趾
丙公弟皆早世撫教諸姓不異所生官素薄餘遺令均析在宅人為難能於公特其
末節姪昌洵從余學述公軼事特誌泣以銘請銘曰

維古英儒以學理性其用貞享其體淡定公耕且讀身瘁道赬逃名名歸終騁皇
衛出參軍事唯謀克勇輦金如山義不為動解榮居晦辭助居窮晚備達僚靡士不
頌開府粵閩咸有嘉績大江左右亦流其澤世柔如韋我直如弦獨秉忠信以涉大
川羣公羣士貪謀變夏家有千金走求諸野公不違時猶存古風體天覆物以仁達
忠是謂法臣是謂正學遺此一老鎮浮矯濁俯歎世局仰唏哲人聲之銘詩詔示無
垠

陪授通奉大夫江蘇補用道李君墓表

皖之南有隱君子姓李名宗燭字輝亭先世出唐宣宗第八子昭王泖至宋銀青光
祿大夫德鵬居安徽祁門之新田其裔孫定南宋時遷黟之懷遠鄉南屏山下遂為
縣人十七傳而至文耀是為君曾祖文耀生世燁世燁生高琳義行具安徽通志高
琳子二君其長也生有至性幼遭亂與父相失啼號山谷中往來尋覓卒與父遇學
費懷甯忽思母急歸則母病甚逮夕而殤人謂誠孝所感既以居槓饒資設肆十餘
用當其才千里外無能欺毛髮家日益豐君顧不自豪也出所有建宗祠設家塾貧
老孤嫠月有賙給以惠其族推而至於姻婭里黨所以軫惜之者罔不周助書院賓
興費及它義舉數十以仁其邑人推而至於鄰邑及各行省凡有善事所以匡贊之

者罔不力。嘗獨修銅陵江隄七千餘丈。大吏將入告請獎。君曰：財不敢愚也。微名私也。力辭。大吏夙重君。聽之。光緒間。山西大飢。捐巨金振濟。議敘道員。分發江蘇。贈三代二品封典。而君不樂仕宦。未嘗一投手版謁大府。常買舟出遊。蹤跡徧江南北。遇名勝古蹟。流連信宿。興盡乃去。居銅陵大通鎮之荷葉洲。四面環江。輪船往來。冠蓋鱗萃。推誠款接。務盡其歡。無識不識。皆知君之為善人也。君雖席履豐腴。而自奉儉嗇。鮮衣美食。屏弗御。遇人子弟間遊。侈靡必正色規之。規翼寒畯。推解衣食。多至通顯。故禮賢士。聞聲興慕。其於鄉邦文獻。尤致求勿懈。祀俞理初先生鄉賢。刻其遺稿。羅端良金正希兵殿麟任南士諸先生撰著。皆重刊流布之。余視學江蘇。介蕭君敬甫來見。語大瞋。留十餘日。見余刻皇清經解續編。曰：吾幸遇此不朽盛事。立捐貲助焉。連余假歸。月通書問。必舉所欲刊播之書相商榷。其用心深長。樂善不倦。宜獲天佑。以輔世庇民。不意奪之如是速也。君歿。以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三日。距其生道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妻余氏。詰封恭人。側室林氏。丁氏。子英元。縣學生。分部學習王事。英亨。孺。英耆。女適某。適某。幼未字。孫顯謨。君嘗獲吉地於縣南五都舊菴。遷葬高祖父母父母。以伯叔父母諸人附。自營生壙於側。題墓石曰：爰得我所。遂自號曰爰得老人。其曠達如此。將葬。英元以書來曰：知先子者。莫先生若。願

有述也。余嘗為君生圻志銘。迺為文遺英元表諸墓道。君宅事多可稱。茲不具。最其大有。光緒十八年冬十月。長沙王先謙表。

陝西忠義墓碑代

劇寇煽衆。踰嶺突湘。浮江而南。流毒徧海濱。獨湖南以中權屹立。既完既固。俾賊首尾銜決。不得返顧窟穴。卒用一隅全力。厲兵集賦。扼亢而踣之。論者歸美中興材傑之盛。及當日城守捍衛之堅。至於率先犯難。駢首蹈刃。擲千百性命於須臾之間。而關繫天下安危全局之大者。世或未之知也。方賊由醴陵犯長沙。剽銳甚。陝安鎮總兵福誠公。潼關副將尹公培立奉大府檄。各帥陝兵千屯距南門外十里之石馬鋪。會城晏然。謀者馳報陝兵與賊鬪。始急火城外廩舍。塞關登陴。日夕賊至。逆得福公等全軍戰沒狀。賊之至石馬鋪也。官軍壘未就。倉卒出擊。賊少退。俄列隊十餘來攻。福公尹公分軍禦之。戰三時許。死傷枕藉。無卻者。賊嘗自後抄擊。軍遂潰。福公尹公馳殺十賊死之。從者甯陝營參將薩保。以次將弁四十五人。兵七百一人。咸豐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也。當是時。倣陝軍力戰扞賊。長沙幾殆。長沙不保。賊由粵直下數千里道無梗者。勢愈不可制。而兵餉之源。潰散決裂。雖有石畫之臣。廉耻之將。其焉所取資。故陝軍死事之蹟。歷久彌章。其事感動人心。尤至云。余服官湘中。憑吊戰所。見

忠骨蓋葬。崇封巍然。而碑記缺如。想遠泯沒。爰最舉顯表。敘而論之。以揚義烈。於來者。適為銘曰。

小戎舊俗。慷慨猶存。勇氣自古。皇風載振。臣奸漏罔。鳥集於楚。桓桓虎臣。爰帥我族。親受前驅。壓軍遽陳。千夫一心。有死無還。天未弭難。士元以雋。風悲同澤。駭泣國殤。成人之災。邑人之庇。義義斯邱。見者欽懷。表以貞石。萬禩不磨。雄魂毅魄。永奠山河。

告大兄墓文

嗚呼。兄之埋骨荒山。三十年於茲矣。弟歲時祭掃。未嘗不感慟歎。伏地而不忍視。以兄節概磊砢。言議闡博。宜遂成業發名。臨舉靈起。倖避寇於茲地。遭微疾而長已。歛服未備。匠木不美。衰親摧顏。諸弟稚齒。英靈颯其如在。亦嘗為流涕而不止。思宇宙之變幻。再一瞬於千祀。彼揚馬之碑元。等含悲於逝水。獨念兄之高文無名。壯歲無子。一衿之榮。莫慰其心。千秋之業。未盡其旨。伊古志士之堪傷。曾未有如此之伏恨而死。自季弟以卒。未幾弟奉母挈家而僑京師。世母卒以乙亥。吾嫂殞身於哀毀。迨昨歲吾母即世。並反嫂櫬於故里。卜吉壤而合葬。庶以康兄之魄體。向家之衝。山水環峙。仲秋二日。幽宅斯徙。爰以今辰。明虔進醴。幽靈勿驚。坏土用啟。謹告。

祭嫂楊宜人文

嗚呼慟哉。吾嫂喪夫。始年十九。結褵再期。遽離山岳。脫脫我兄。才名萬口。謂當騰上
華。國妙手。鸞鏡其文。鳳叫其偶。悲生鄰里。感動戚友。對鏡停妝。臨尊卻酒。金心自
貞。冰操永守。義娥奔逸。松柏堅久。四十七春。俄焉黃耆。吾嫂奉母。二十八年。有容愉
婉。有心塞淵。逮事我父。亦允怡顏。旁接先後。顧少間言。卒未之執。適室北遷。湘江浮
浮。舟楫聯聯。原野昏昏。輿輪翩翩。慮母疾苦。慰母憂煎。侍母晨昏。親母衣棺。婦道云
備。婦職惟虔。吾嫂來歸。我方稚齒。慟兄早亡。如兄未死。視嫂猶兄。自視猶弟。財不內
私。食無獨美。居行卅年。始卒一視。自我銜難。偕歸故里。出居於外。祈請弗止。匪曰無
因。其堪隕涕。孤心白雲。往事流水。自傷薄德。何以生此。嫂志雖激。我誠不核。索居有
銜。寄奉有資。薄宦歸來。相對澗沚。推心塞運。垂老無兒。顧念兩嫂。榮衰實宜。伯母
弟婦不朽同垂。一門四節。蹟美心懷。奉嫂瞻視。博嫂安怡。奈何數月。撒手長辭。嫂則
無憾。其知我悲。嗚呼哀哉。

女慰慈孀銘

女慰慈孀。有二月。而字自菴先生之第三孫。又八月而殤。女生數月。能言秀外。而中
慧。問以家人居室。厯指不爽。聞予聲。輒歡躍叫吟。予亦逾時不見不樂也。每日斜抱。

至門外。對門牆上青草。蔥鬱可愛。女注視笑語良久。乃入。病劇數月。稍間。至門。猶視青草作笑態。而口已不能言。可傷也已。周氏壻少女六月。予頻過其家。紅裙繡襦。奉手拜跪。旁人皆笑。予顧之而悲。予妻之孕女也。時盡室行大江中。或曰。是生也。無根易折。信耶。何以解於舟之人。殤以同治甲戌正月十三日。既厝矣。為之銘。

長男榮祖墳銘

京師南郭湖廣義園家壘壘以千百計。其初無王氏墓也。同治壬申。余挈家來京。先後四年。余伯母余邱嫂二姪女一女一妻一甥一僕婦一乳母之子。皆沒而厝此。今余兒又往矣。悲夫。兒名榮祖。其歿以光緒二年五月十二日。距其生元年正月八日。蓋暮又百二十餘日矣。嗚呼。余家男子。今唯余在耳。余母年七十。余年三十有五。兒之生距余弟禮吾生之歲二十七年。前此未添一丁也。兒生一月而病。迄弗大瘳。病且劇。又數月。疑可以不死矣。而竟死。將以幼慧促其年耶。嗚呼。唯其慧。余所以尤悲之也。銘曰。

兒命匪短。樂所誤。薄德不任。負宗祖。魂氣安之。骨歸土。此石可泐。恨終古。嗚呼。吾兒。

尚何言哉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六

嚴

復

字又陵號述基福建侯官人

上 皇帝萬言書

一

譯天演論自序

十二

英文漢語序

十三

蒙養鏡序

十四

羣己權界論序

十五

譯社會通詮自序

十五

古今文鈔序

十六

孟德斯鳩列傳

十六

斯密亞丹傳

十八

吳芝瑛傳

十九

國朝文匯丁集卷十六

上 皇帝萬言書

嚴復

臣聞誠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一身且然而況國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發揚蹈厲撥亂奠基功著於當時慶流於後嗣者大抵處積弱難治之勢奮於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祚繼明席富強之餘烈而後可以有為也中國者天府之國廣土眾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諸部方之幾矣顧今日大勢岌岌不治將亡為有識所同憂而世皆晏豫顧取延歲時一隅有警則君臣相顧失色甚者罷朝痛哭不知所圖舉朝之人無有能為 陛下畫一策出一謀以禦侮威敵者徒容忍涕泗順敵所求如償逋然求遂責解相對靡然如克大敵者見免既不思顧為亡羊復不思補牢臣伏處草野仰觀 朝廷所為私竊痛之臣聞古今有不為治之國而天下無不可治之時 陛下果欲有為則臣今所言未必無可採擇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為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且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為急者此所謂為目論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勢之至於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機動於明代 國朝之間而大著於道光咸豐之際使當日者見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閉然為深究詳察其所由來而豫具所以

待之之術。則所為外患者。一見不再見可也。不幸傲而弗圖。使之再見。三見屢見而終不為之所。於是乎有甲午東方之役。不獨撓敗為辱也。其辱有餘於撓敗者。而吾國之權力。乃為天下所盡竊。雖欲為前之苟延歲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國猶未敢輕量中國也。彼以謂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奮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奮。則以其壤地之大。物產之閎。君權之重。其富強之效。孰能當之。今者以中國之大。而辱於日本。意者其將知外情。而深以不振為憂。而力圖其所謂自奮者乎。此所以東事以還。外人之於中國。觀聽之深。十倍於曩者。凡吾朝野上下舉動之意。何莫不深詞而詳論之。何則。望之深。故察之審也。然而以彼謂有愛於中國者。則又非也。不愛則何為而深望之。曰。懼中國之終於不振。致啟戎心。破各國平權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塗炭也。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而今之各國。護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尚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則彼將隱消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

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烈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為是我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國望中國自強望之深故察之審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為而不能為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臣聞天下有萬世不變之道而無百年不變之治。蓋道也者有國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國以訖五洲但使有羣則莫不有其相為生養相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養相保持之事則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必行於其間否則其羣立衰種亦浸滅至於法則不然蓋古之聖賢人相一時之宜本不變之道制為可變之法以利其羣之相生養相保持而已是以質文代變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聖祖宗明諭切戒所以期其子孫世守者意亦曰使內之民物外之敵國常無異於今則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於至安而歷久而無弊必不曰情異事遷世變

方亟所立之法。按之事理不可復通。猶責子孫令謹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臣嘗竊讀中外各國史書矣。見彼外洋一國既立。為主者率皆一姓相傳。累千餘年而不變。即中間更制民主。置其舊君。而他日復辟。必更求其裔為之。如法蘭西前之盧夷是已。至於英德奧日比義諸邦。則舊治未廢。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獨至中國。則曰一姓不再興矣。三古以還。君此土者。不知幾易治亂興廢。如循環然。此故何哉。司馬遷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外國窮而知變。故能與世推移。而有以長存。中國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為之損益。果使倦而能通。取來者之所損益而豫為之。因世變化。與時俱新。則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無易主。子孫蒙業。千祀不墜可也。何必如漢臣劉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哉。且夫王者之大業。莫大於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則當察天意之所趨。法祖則當體貽謀之所垂。天之意於何察。察之於億兆而可知。祖宗之貽謀於何體。體之於一己而可信。近歲以來。溥海激嘯。扼腕扣胸。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復改圖。將土地有分裂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此。則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謀攘遠巡。終不忍言變法者。重以子孫輕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誠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竊以為過矣。臣請得就陛下下一己之意。明之。

設今者。陛下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審勢順時。制為一切之法。以補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時之計也。而千秋萬歲之後。陛下之聖子神孫。其所遭之世。雖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猶兢守陛下之法。至於不可復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財賦困窮。內憂外患。紛至而不可復支。如是而猶不變。甯使宗社傾危。種姓降為皂隸。則陛下以為孝乎。且將恫其易轍改絃。以與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則望天之意。莫急於利安元元。祖宗之貽謀。莫重於保世垂統。而既敝之法度。猶紛拘之不可重陳。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猶能知之。而謂陛下至聖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萬里之中國。子四百兆之人民。其為榮業。可謂至矣。然而審而言之。則所承之重。實百倍於古之帝王。所遭之時。亦古無如是危急者。國之富強。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悅耳之言欺陛下。竊以為無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吾虛實故耳。甲午以來。情見勢屈矣。然而未即動者。以各國之互相牽制故耳。故中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之不能為。而陰相約縱。以不戰而分吾國。使其約既定。雖有聖者。不能為。陛下謀也。為。陛下謀務及此。約未及之際。此臣所謂時至危急者也。況客歲德人之占奪膠州。則外人意

之所欲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東方俄日洶洶論者策其必出於戰戰則無論孰為勝負而我皆有池魚之憂伏維 皇天 祖 宗以丕基鴻業付 陛下。

皇太后授立有德原以冀 祖 宗萬世之安且使中國一朝而分則此四

百兆黃炎之種族無論滿漢蒙人皆將永為賤民而為歐人之所輕蔑蹴踏 陛下

即敢履萬乘不為身謀奈 九廟在天之靈與 皇太后千秋之誓何奈中國

率土臣庶所以愛戴 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謂 陛下奉承之重百倍於古之帝王

者也夫 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時其危急又如此然則 陛下雖欲趣過目

前忍與終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臣至愚亦深諒 陛

下之難為也蓋古今謀國救時之道其所輕重緩急者綜而論之不外標本兩言而

已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乎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勢急則

不能不先事其標勢緩則可以深維其本蓋使勢亟而不先事標將立見覆亡本於何

有顧標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標非所附雖力治標亦終無功是故標本為

治不可偏廢非至明達於二者之間權衡至當而節次圖之固不可耳夫欲審權衡

則必審察時勢內政外交皆瞭然見其癥結之所在而無影響之疑此固事之大難

者也且臣云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最為無徵之事抑

已揚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為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為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迄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乖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亘。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要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

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為哉。是故其垂謨著誠。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為絜。長度大之勦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勦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為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屬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徃其純良謹慤。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民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為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嘗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為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闢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歲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於是吾所謂

長治久安者。有僥然不終日之勢矣。嗟乎。此其為事。豈僅

祖

宗之所不及

知也哉。蓋雖周孔之聖。程朱之賢。其論治道。慮後世也。可謂詳且盡矣。然而今日之變。則所未嘗豫計也。今夫陛下之所以為治。與諸臣之所以輔治。不過近考

祖

宗之成憲。遠稽古聖賢人之所著垂。詳擇其中。以措之於政而已。而近日外交之事。既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嘗豫計。則陛下之為治。與諸臣之輔治者。將皆無所循效。據依。以為一切因應之具。住者嘗欲不察外情。而純任我法矣。顧外人不但。不範我馳驅。乃常至於決裂。而我國愈病。於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從彼。苟以求一項之安。然而彼之欲常無窮。而曲意之為。將有時而必不可忍。於是陛下乃起而求折衝禦侮之臣。與夫綢繆未雨之佐。而平日國即不以此養才。士亦未嘗以此為學。則人才消乏之弊見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備。繕封疆。與一切可以建國威。消敵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費。動輒數百巨萬。吾國度支。以之處平世。則有餘。以之處非常。必不足。則財賦匱乏之弊又見矣。夫人才之與財賦二者。興事者之所必資也。而皆乏如此。則陛下縱欲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聞天下非財之難也。而理財為難。又非才之難也。而知才實難。夫今日中國所處之時勢。既大異於古初矣。則今日之才。方之於已往者。雖忠孝廉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幹時艱。策外

交而輔內理者必其詳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國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學與其所建白者亦將有異於古初而異於古初者非一陛下與內之二三臣外之十數疆吏之所嘗學而深悉也如是則無以知此才而為之區其賢否矣無以知此才而區其賢否則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談亂真者日以多故陛下雖屢下明詔賢諸臣以薦舉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緣虛聲以為採內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薦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實之際不可誣也則不幸往往有敗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轉曰今之所謂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於吾事乃如此然則天下固無才抑雖才亦無益於吾事也如此則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國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國之楨幹也無人才則所謂標本之治皆不行於此之時陛下欲自為其本則事無旦暮之效為之雖切恒恐不逮於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標則陛下在在無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且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難為也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之民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無為順民所欲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已強矣彼英國之維多利亞不過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聰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則尤庸闇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強之效百年以來橫絕四海遠邁古初者則

其民所自為也。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新民之事。其處勢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為。則其事非陛下倡之於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嘗論今日中國之法。雖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行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勝萬紛綸。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為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為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強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圍為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礦。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故臣聞為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為用者也。譬如病瘡之夫。欲求強健。良醫臨證用藥。必將補瀉兼施。夫而後積邪去。元氣蘇。徐收滋補之效。使其執不可攻。則恐傷病人之訖。而專補不瀉。日進參耆。則雖所廢多金。以求良藥。恐瘡疾終不可愈。積邪日以益堅。而大命之傾。將無日矣。陛下試觀今日諸臣所為。何以異是。故臣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逼。恐無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論。則積疾未祛。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

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為之而不得其序。則逮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廢財之患。而於自強之實。取之尚遙。何者。將以為標。則救亡圖存。事尚有急於此者。以之為本。則原始要終。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嘗曠觀時變。晝夜以思。就深藏大局之至為難圖。又大願。陛下之不可不勉。未變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變法之後。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公指蒼天以為正。惟陛下賴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亟宜行者三者。一曰聯各國之歡。今夫歐洲各國之事。至紛紜矣。然而約而言之。大抵英俄兩大權之所舉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則有法德之連。其所以聯者。以三國皆以傾英為謀。故也。蓋英之海權最大。而商利獨闊。其屬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與北美之康納達。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則自其國繞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蘇爾斯紅海。達印度洋。過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東首。沿途島埠。如置驛然。蟬聯不絕。以為屯煤轉餉之資。而輔之以全球之海線。此可謂莞五洲之鎖鑰者也。餘國出而行賈。皆有仰於英。而英則無所待於餘國。然而以設埠之多也。故雖為國大費。而不能不咸設海軍以彈壓之。此則事相為表裏者也。至於俄之國勢。則與英縣殊。英島國也。而俄處大陸。地勢平行。跨有二洲。游牧農漁之利最富。陸師額設之衆甲於天下。善治而自守。收恩

嶺以西之部落夫已蔚為雄國矣。然自大彼得崛起以來。常以無四時不凍口門。使商利不恆。國威不暢。為恨百數十年。其君若臣所處心積慮。不遺餘力者。為斯一事而已。拓土開疆。抑其次也。彼維持海白海皆凍。不足以蓄船。黑海寬矣。而內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則地中海東西兩頭。皆英人司其門戶。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爭。雖死辭不能入尺寸者也。咸豐末年。以中國之多故。伺隙蹈瑕。垂手而得我黑龍江之東部。於是俄肇有海參威自由之海口。而其東方之略。亦用此為起點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參威。一徑兩海中間。僅六七千迷盧。多窮傲荒寒之地。俄不惜籌數百兆之費。創為錫伯利亞之鐵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陸。道成則有以奪英之商權。而大得志。嗟夫。謀若此。可謂高掌遠蹠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麗失怙。而我喪師。日本薦食上國。且有以妨俄數十年慘淡經營之大業。此其勢所不能不爭者也。於是俄既以助我為名矣。則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則俄自知兵力之單。而引以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國而思報德人也。俄一舉足。有以為二國輕重。德不能樹襟背之敵。故不得已而折入於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與欲為從矣。且使法人報德之志。日久而衰。則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適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國之大略也。至於

泰東今日之局。俄日殆有不可解之深仇。日於俄之助我也。怨淺於俄之以我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韓之所為。尤使日人瞋媚。不能出氣。故乙未至今。兩國僞僂。爭為戰備。簡軍峙糧。無一息之逸。吾沿海米價為之昂騰。度日本之未與俄告絕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英固上海之雄國也。往者泰東西有事。英固不執牛耳者矣。顧近歲以來。獨若謙讓未遑。不敢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軍之費已重。屬地已多。恐翼數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規。民主者不甚以并兼為利。二也。為各國所妒媚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州南北。移民新壤。與各國日有違言。國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績。備極崇闕。今即不爭。已多厚實。爭之而勝。得者無多。爭之不勝。國榮頹減。故常以持盈保泰為事。五也。君王后享國六十年矣。即位以來。國之富強日臻。己之身名俱泰。為其前史所未有。當國者感恩保其晚節。不忍輕舉。六也。以此六故。雖武備日修。力足以與人爭先。而無往不為持重。此客歲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聞其近月以來。稍稍變矣。變則英日兩島國。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東略。而俄人不能為讓。則東方戰事。始殷然矣。至既戰以後。各國之離合。錯錯與其勝敗之數。雖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國皆以日本為必危。去歲土希之戰。論者又以希臘為宜勝。及其事驗明白。皆異人言。是故事變之來。非

臣愚所能豫決而所決然可知者。則我必受其敵而已。蓋外國之事。如海流然。方其
瀾之安也。則蛟龍鯨鯢。翔泳奔突。奮迅悅豫於濤波之中。皆寬廓有餘。而不足為患。
及其聚為海嘯。則渾亂蕩瀟。水之百怪。皆鬱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禦。而所衝
之地。田廬民舍。罔不被災者矣。是故目前東方之禍。苟有術以弭之。亟宜早為之所。
臣偏觀歐亞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禍者。獨中國而已。而中國之中。獨一人而已。則
皇帝陛下是也。設今者。陛下奮宸斷。降德音。令計臣籌數千萬之款。備戰艦十餘
艘為衛。上請。皇太后暫為監國。從數百親賢貴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國。歷聘諸
有約者。與分庭抗禮。為言。中國天子有意為治。今之來者。願有以聯各主之歡。以
維治東方太平之局。懷保中外之人民。繼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義所
可許者。吾將悉許之。無所靳。且吾將變法進治。俾中西永永協和。惟各國之助我。而其
有陰謀無義侮奪吾土地而蹂躪吾人民者。吾將與有義之國為連。以禦伐之。夫如
是則不待。陛下詞之畢。五洲稱聖明英武。而東方分爭之禍弭矣。伏維。陛下所
遭之時。為中國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則。陛下應機發業。亦當出於帝王所未嘗為。
陛下果采臣言。則上之有以永。宗廟萬世之安。下之有以拯億兆之黎元。而
作其氣外之有以解東西各國不已之兵爭。而弭其禍。陛下。一舉賢於堯舜禹湯。

文武遠矣。此臣所不勝為。陛下大願者也。夫帝王會同。在西國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有如是之效驗者。在西國則為數見而不鮮。在中國則曠古而非常也。至於親履其地。則有以知中西政俗之異同。知其異同。則有以施吾因應修改之治。其為益甚眾。有非臣所能詳舉而細論者矣。二曰結百姓之心。臣聞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賈誼亦曰。聖人有金城。民且為我死。故吾得之與俱生。民且為我亡。故吾得之與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降至宋臣蘇軾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結人心為本。此以見自古立國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國本或搖者也。其在一統無外之世。固為重矣。而處權均力敵之時。其重倍之。此誠陛下所宜戒。儆恐懼。而常自在之者也。伏維聖清受命。自入關定鼎以來。首革有明之弊政。作則垂憲。加意優民。刑賦役稅。尤反復詳審。蓋本朝十有一葉二百五十餘年之間。未嘗用一虐刑也。未嘗加一苛賦也。未嘗興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未知征稅繇役為何事者。此其愛民之德。不獨遠邁前朝。蓋亦同時五洲大小各國所未嘗有。夫國家惠保黎元。至於如此。而臣猶以深結人心戒。陛下者。無他。善政經久。則習為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規孔多。則更為屯膏。而下乃疾視。而其尤患者。在尊卑闊絕。上下之情不交。兵民億兆。雖欲致

愛效忠於陛下。而其道莫由也。臣竊嘗觀之西國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戰而不
易敗。得能者為將。則當者皆靡。如華威頓之自主。與拿破侖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
目見相親。撫循教訓。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將貴君尊。勢分相絕。招之以利。用之以
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資。雖殊。而貪生之情。則一。行陳之間。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
者。必其有不容已之恩義利害故也。真實民主之國。其兵所以最強者。蓋其時雖曰
公戰。實同私爭。所保者公共之產業國土。所伐者通國之姦賊仇讐。勝則皆榮。而安
敗則皆憂。而辱。此所以臨陣爭先。雖挫而不潰也。至其次。則銜恩顧義。不忍棄捐。且
其君臣上下。既相親矣。則其賞罰必明。所以顧恤其私者。亦必至。傷殘則有養廢之
廩祿。陣亡則其妻子無饑寒。夫如是。則亦效死而勿去矣。獨至主尊將貴。邈然不親
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應募為兵也。如牛馬然。其心固漠然無所向。迫於饑寒。覲
數金之口糧。以為生計耳。至於臨陳之頃。於其主非所愛也。於其敵非所仇也。一軍
未破之時。顧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時而可用者。則必內地之戰爭。前有城池。因掠
之獲。後有官職保舉之優。有一不存。其兵皆廢。夫以今日戰事之烈。火器之威。其鎗
礮之利。鈍懸殊。將領之賢。不肖相絕者。固無論矣。至於二力悉敵之際。則勝敗之數
悉以其士氣之振。於人心之堅脆為分。以後之兵。當其前二。摧枯拉朽。豈待言哉。外

國知其然也。故其國主將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撫循士大夫為最急。德主於宮禁之內。特設武備學堂。親選英俊少年。已為之師。躬行訓練。而甲午之役。日本國主亦親往廣島。收恤傷亡。其皇后以中宮之尊。躬率妃嬪。為軍士織帶調藥。豈無故哉。夫今日中國之事。其可謂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渙散。無護念同種。忠君愛國之誠。最可哀痛。甲午之遼東。客歲之膠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為。作民情之所見。端臣具有廉恥。為國諱惡。有不忍為。陛下盡言者。陛下聞格物之說乎。格物之言理也。以謂一物之完而不毀。堅而難破也。必其中質點愛力至多。如磁石吸鐵然。互相率吸維持。而後有以禦外力而自存。及其腐敗也。則質點之愛力漸無。抵拒舛馳。而物遂化。今中國之質點。亦可謂無愛力矣。以此而當外洋。猶以腐肉齒利劍也。雖然。陛下慎勿恨民之無良也。亦自反何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為。陛下惠養此民者。不過數千之州縣而已。為。陛下統轄此兵者。不過數百之將領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盜其芻者也。其不見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將領之可畏。猶如鬼神。生養不為之謀。窮屈無所於訴。而日夜厲以徵求敲朴之事。民生是羣。不知何所可總。士從是軍。不知為誰而戰。則其忘。陛下之帝力於何有也。不亦宜乎。且民既不知其

國之可愛矣。則陛下雖歲籌無限之費。以作新器。鍊新軍。部勒止齊。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無事。常派大臣為之簡閱。其巧密精鍊。皆可為無窮之美觀。獨至一旦有急。則相率以隨前者之覆轍。此列禦寇所謂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況其未必能及此也。議者將謂昔中國之兵。亦嘗強矣。不必如西人所為。而後可用也。則臣應之曰。不然。蓋事之利鈍。起於相較。至於兵為尤然。戰者敵也。必經權奇正事。事可與相敵。而後可以言戰。而有一勝之可期。使其不然。則且未戰而敗形已具。日者中國之敵。非西人也。至於內亂。則草寇耳。與草寇敵。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軍在前。則為精兵。在今則至不足道。猶用其制。必敗無疑。何則。其所與校者異也。今者中國制度。固與外洋懸殊。君民之間。必不能與彼之輕簡。然兵戰之事。存亡所關。急宜略師其意。起而為之。臣之愚計。欲請陛下於臣前言出洋回國之使。親至沿海各省。巡守省方。縱民聚黨呼。瞻識共主。又為躬練防練各軍。誓誥鼓勵。振其志氣。近事俄皇即位加冕。與英國君王后金剛鑽。皆游晏各部。聽民縱觀。親加勞慰。其時舉國之民。惟忭感泣。人人有戴主死敵。誓不自顧之心。識者皆謂其民為可用。夫中國之民。愛主之心。亦猶是也。特陛下忽而遠之。故隱而不見耳。一朝振之。其氣百倍。敵國見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愛陛下。則陛下何為而不成。何

求而不得哉。此為至計。不可忽也。三曰破把持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一曰抑僥倖之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舊而言之也。然而抑僥倖難矣。破把持尤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當奮發有為之時。勢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意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則廣交游。談甚者。或拜私門。行苞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雖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巾。不無君子。但使其人不知當世之務。不審理勢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為治者力爭。雖刑戮有所不顧。其所備引者。動緣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故其持論和平者常多。及其既多。則難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可謂英主之壯圖。然與其臣公孫成往復十餘周。而後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合於道。然亦救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為之助。而匡輔者少。為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黨論紛淆。而宋治亦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至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其害有不勝俚指者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慮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

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自利而已矣。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為中為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蠹。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眾。一朝而云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乃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為難矣。是故其法彌微。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微否。與私利之多寡。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講羣學者。所以稱必有為羣舍己之人。而後羣強而化進也。且今者中國之難。不必改用西法。而後爾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則雖經典之所載。祖訓之所垂。不能據之以敵把持之勢。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謹圖法者。王之者大政也。著於禮經。載之會典。且度量不同。圖法不謹者。其國必貧。又計學之公例也。而中國之數者之放紛雜亂。為全球之所無。日者嘗有人焉。欲為陛下立圖法矣。以一兩五錢為制。色均權等。此法立則民無以滋其巧偽。而吏無以售其姦。而泉貨大通於中國。有無窮之利。此亦富國之本謀也。顧何以事經部臣議覆。以為多所窒礙。而萬不可行乎。釐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與外洋議及加稅。則英人常以為言。以為吾不病中國之抽釐。所抽重輕。抑亦其次。但商

人出本行館。必示以一定稅則。然後可以操籌計贏。不至虧折。而中國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疎密重輕。毫無定制。夫取於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義也。且賦民無法。則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損至多。合天下而計之。則國財之耗於無形者不少。今陛下欲取其法而整頓之。而觀各省之督撫官吏。以為何如。由此而推之。則陛下欲變科舉考試之法。則必有收科舉考試之利者。以為不便矣。陛下欲廢弓箭。用鎗礮。毀沙艇。易輪船。罷漕運。收折色。講河工。用西法。諸如此者。必有收前利者。以後之變法。為大不便。總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則把持愈多。而變之愈不易。不必問其為中法為西法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近人之論李斯。亦云。小人甯坐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貴。痛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為彼把持者之計。亦短矣。譬如樹木之有蟲。人一身有蟲。聚而啖之。以為得計。而不念及其已甚。則樹僵人亡。而已亦與偕盡。此莊周所謂濡需豕彘者也。使其幡然變計。先國而後身。先羣而後己。則一身雖必不利。猶可以及其子孫。況夫處富強之國。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轉移之間耳。是以臣之愚計。以為陛下治今日之中國。不變法則亦已矣。必變法則慎勿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利者。故雖至不得已而圖改革。其於人必有所齟齬而不安。歷代叔季之君。夫亦

自知顛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齟齬而變之不難。則古今安得有亡國哉。臣聞帝王之用心與眾庶異。眾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賢之士尚有亡身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則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櫛者墮髮然櫛不止者所損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數人之私戚而廢天下之公休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則變法為虛言。陛下果有意於圖變革。講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為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而三則在陛下之心。陛下果採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為曠古之盛節。機關闢開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勢利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慮。繼今而言之。

譯天演論自序

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篤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

有得。藏之一心。則為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為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為理者。已有切膚精憚之異矣。又况歷時久遠。簡牘沿為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佔畢為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招之矣。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

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傳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祭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所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翁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強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爲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

闕殘無獨闕之處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達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奔陋為恥西學之事閱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屹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為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遠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憤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為違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

英文漢語敘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心聲發於天籟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為之律令必循之以為合也顧發於自然矣而使本之於心而合入之於耳而通將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則并其律令謂之出於自然可也格物者致形氣之律令也馮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學者體之於思慮明羣理者驗之於人倫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為循守文譜者特為此於語言文字間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為一切語言文字之所公有有專國者焉為一種之民所獨用而是二者皆察於成跡舉其所會通以為之譜夫非若議禮典刑者有所制作頒垂則一而已莊周曰生於壽者不能不齊言生於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兒之學語耳熟口從習然而已安有所謂法者哉故文譜者講

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十稔以還。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淺。又罕能解其惑。而譽其意。於甲南昌熊子訪不佞於京師。慙然誦誦。意謂必纂是編。乃有以答海內學者之憤悵。竊念吾國此者。方求西學。而不由其文字語言。則終費時而無效。乃以數月之力。雜采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為設譬。顏曰英文漢語。庶幾有以解學者之惑。而譽其意。歟。未可知也。雖然。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者也。誠欲精通英文。則在博學多通熟之而已。使徒執是編。以為已足。是無異鈔食單。而以為果腹。誦書譜。而遂廢臨池。斯無望已。

蒙養鏡序

晉人有言。子弟亦何與人事。政復欲使其佳。應者曰。此如玉樹瓊林。欲其生。吾階除而已。此其言似遠。然而大誤。東晉之所由不振。姬漢曩索。遂為腥羶馳驟之場。至隋暨唐。而後粗定者。未始非燕翼之情。甚輕。有以致之也。夫一國一種之盛衰強弱。民為之也。而民之性質。為優勝。為劣敗。少成為之也。國於天地。數千百年。一旦開闢。種與種相見。而物競生焉。每大為其外者之所齟齬。當其存亡危急之秋。環視其羣。瞭然見智仁勇三者之皆不及。思自奮勉。以為存種救國之功。則對鏡自說曰。吾亦老

矣已而自課其隱運溯生平雖名位顯達居養堂饒詳審所為幾無一事可自慰者又不幸性習既成即願勉所優騰去所劣賤往往不能則旁睨其子若孫喟然曰尚庶幾為我之所欲為者乎將無知尚公尚實尚武於以合羣進化而為吾種之榮光者乎嗚呼厲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深推所念夫亦可謂大哀也已則由是蹶起而事教育之事設學堂置教科植師範講普及焉此姑勿論其效未效乃若其志又可尚也雖然未至請循其本昔者九方歎以子綦之子相也為禱而子綦索然出涕曰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異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穴若勿怪何耶由此言之一切法莫大於因果子弟之德堂構之美夫非偶然而至者灼灼明矣故謝安之婦嘗怪其夫之不教子安曰吾嘗身自教之斯賓塞曰子孫者汝身之蜃影也傷今之人自為乾沒無已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為腴鮮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潔汝以為不汝知也耶又大誤也且私之甚者其視所生亦草芥然無幾微痒痛之相涉涅伏替歡喜怒變常夫如是乃默而祝曰天地不偏覆載吾黃人神明之子孫宜日進而與一世抗也此何異取奔蜂以化蠶蜀用越雞以伏鵠卵一或有之則一切天演之說皆可焚也然則家庭教育顧不重耶且國弱種困則有深望於後之人此不獨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歐西諸邦莫不如此吾嘗讀英洛克氏法盧

梭氏諸教育書見其和藹愷惻大異平日反對政府之文辭然皆大聲疾呼謂非是則國種決滅德之最困莫若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而教育哲家如佛隊汗德諸公遂出茲編梭氏之作亦於其時者也顧其作意所與諸家異者彼以為多言其反將正者自明此猶莊周以非指喻指非馬喻馬而齊桓公亦云仲父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為特色天下父母當自知之既譯於日本而今者桐城吳君燕來以通雅之才躬迓譯之事明白曉暢殊便家人記曰教學相長使公等知後生之可畏思來日之大難各手此書深稽其說將不獨於子弟有大造而長者之心德身儀亦以日即於優騰其為國福豈有涯哉其為國福豈有涯哉

羣己權界論序

嚴子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攷西政者日益眾於是自錄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舊者既驚怖其言目為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誼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界手民印板以行於世夫自錄之說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已與羣之權界而後自錄之說乃可用耳是為序

譯社會通詮自序

異哉吾中國之社會也。夫天下之羣衆矣。莫敢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方其為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游牧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國家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而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以尅滅。此其為序之信。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吾嘗攷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尚矣。至其他民族。所於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僅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進之銳耶。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訖於周。中國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地。燭詩書。坑儒士。其為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侵奪民權。而迹其所為。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為軍國社會者歟。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於今。循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傑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嗟乎。

歐亞之地雖異名其實一洲而已。殊類異化並生其中。苟溯之遠古之初。又同種也。乃世變之遷流在彼則始遲而終驟。在此則始驟而終遲。固知天演之事。以萬期為須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為無因之果。而又不能不為吾輩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比不佞逆譯是編。所為數番擲管太息。繞室疾走者也。

古今文鈔序

有訊於復者曰。方今世變大異。舊學寢微。家肄右行之書。人誦專門之選。新詞怪義。柴口耳而濫爾編。向所謂聖經賢傳。純粹精深。與夫通人碩儒。窮精敝神。所僅得而幸有者。蓋束閣而為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為物。有為時所寶貴。嚮新而不克至者矣。安有為天下所背馳。倖越尚克有存者乎。先生識之。三十年以往。吾國之古文辭。殆無嗣音者矣。復楚然應之曰。奚為其然也。客之為是憂也。其亦昧於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係其精氣感所自。已莫或致之。方其亡也。雖務存而猶亡。及其存也。若幾亡而仍存。非人之能為存也。乃人之不能為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時為亡古文辭者。無亦以向之時為存古文辭者乎。果如是云。則又大謬。夫帖括講章。向之家語。唯而戶揣摩者。其於亡古文辭。乃尤亟耳。然而自宋歷明。以至於今。彼古文辭。未嘗亡也。以向之未嘗亡。則後之必有存固可決也。蓋學之事。萬途而大異存乎術。術者何。

以得之為至娛而無暇外慕是為己者也相欣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塗以有求求得則輒棄是為人者也本非所貴者也為帖括為院體書漫假而為漢人學為詩歌為韓歐蘇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聲稱固利祿也一凡皆吾所謂術而非所謂為者苟術而非為適皆亡吾樂功令之變幾十年矣而海內學子之所驚趨亦曰以是新術於吾之舊為最便其於客之前所稱舍以弋聲稱固利祿又無愛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為吾古文辭之所係以存亡也不亦甚遠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辭而遂至於其極者可以見已豈非意有所憤懣以為必待是而後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為人冥然獨往而不關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會辭卓若有立雖無所得乃以為至得者歟夫萬生極殊而士各有所汲汲客無謂繼斯以往而遂絕是者徒也則奚為其如客之前言也哉邇者邑子吳先生方上下數千年所網羅舊文僅萬首為之釐體別目成藝苑鉅觀以餉天下之治古文辭而不必專以為術者夫先生深於文者也客欲徵吾言乎則請以是編之風行而卜之宣統二年正月嚴復序。

孟德斯鳩列傳

孟德斯鳩法國南部幾奄郡人也姓斯恭達名察理世為右族家承兩邑之封凡二百餘年曰布來德曰孟德斯鳩世即以其一封稱之曰孟德斯鳩男爵云生一千六

百八十九年。當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當是時。法戰勝攻取聲明文物冠諸國。然值政教學術樂新。厭古人心。物論窮極將變時。於是論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義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鳩。則導福祿特爾盧梭輩先路者也。家於西土。僅中貲。以善治生。未嘗窘乏。地望勢力。高不足以長驕。卑常足以自厲。然約情束欲。安命觀化。幼而好學。至老弗衰。常語人曰。吾讀書可用。端忿釋憤。雖值拂逆。得開卷時。許如迴溫泉以銷冰雪。扇清風而解熱煩也。其姿之近道如此。年二十五。入博爾都郡議院。為議員。法舊制。諸郡議院。法家所聚。民有訟獄。則公亭之。先是其季父入貲。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髻。衣黑衣。時以為寵逾二載。而季父捐館。舍遺令以其位傳猶子孟德斯鳩。倖優政簡。時事國論。多所與聞。然而非其好也。視事十稔。年幾四九。又以其位讓人。退歸林壑。蓋自茲以往。至於沒齒。都三十年。舍探討著述之事。無以勞其神慮。而舍歷史政治。又無以為其探討著述。若孟德斯鳩者。殆天生以為思想學問者。幾其著書甚蚤。年方廿齡。有神學論。又嘗考羅馬宗教所與治術關係者。然不甚求知於人。世亦不知重也。年三十二。成波斯文錄。借彼土之文辭。諷本邦之政教。移情判目。通國為雄。而教會深銜之。方其罷博爾都議院主席也。適巴黎國學有博士闕待補。孟德斯鳩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謂其長曰。波斯文錄於國教多微辭。令

國學顧容納其作者。王將謂何。其長懼而不敢。孟德斯鳩乃以書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計惟出奔他國。庶幾棲息餘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諸同種者。猶冀遇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罷政。而孟德斯鳩補博士。已而游異之維也納。更匈牙利。盡交其賢豪。踰嶺度威匿思。入羅馬。謁教王。禮遇有加。不以文錄為意。北旋登瑞士諸山。溯來因之水。北出荷蘭。渡海抵大不列顛。居倫敦者且二稔。於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謂自繇矣。入其格致王會。被舉為會員。最後乃歸去。徜徉布來德已黎間。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羅馬衰盛原因論。論者稱其裁勘精究。斷論切當。於古得未嘗有者。顧所發憤。乃在法意一書。當此時。屬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論特其嗙矢而已。精銳綆修。窮晝夜矻矻。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於世。遐搜遠引。鉤湛矚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經緯百為。始終條理。於五洲禮俗政教。莫不稽其前因。指其後果。既脫稿。先以示同時名碩海羅懷紉。海羅懷紉歎曰。作者宇宙大名。從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國遂翻。一載間。板重者二十二次。風聲所樹。暨可知矣。福祿特爾嘗稱曰。人類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後。光復拿破崙於兵間。攜書八種自悔。而法意為之一。後為其國更張法典。勒成專編。近世法家。仰為絕作。而法意則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於家。方其彌留也。以宗教有懺悔之禮。神甫輩以孟生平於其法多所排

毀。頗欲聞其臨終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鳩。若知帝力之大乎。對曰。唯其為大也。如吾力之為微。

譯史氏曰。吾讀法意。見孟德斯鳩粗分政制。大抵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專制。其說蓋原於雅理斯多德。吾土縉紳之士。以為異聞。慮叛古不欲道。雖然。司馬遷夏本紀言伊尹從湯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劉向別錄言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是何別異之衆耶。向稱博極羣書。其言不宜無本。而三制九主。若顯然可比附者。然則孟之說非創聞也。特古有之。而後失其傳云爾。

斯密亞丹傳

斯密亞丹者。斯密其氏。亞丹其名。蘇格蘭之噶谷郡人也。父業律師。為其地監權。死逾月而亞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撫遺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親見其子成。大名。而亞丹亦孝愛。終其身不娶。婦門以內。雅雅如也。亞丹生而羸弱。甫三歲。遊外家。為埃及流句所擄。尋而復歸。入里小塾學書計。十四進格拉斯高鄉學。十八而為巴列窩選生。資以廩餼。入英之鄂斯福國學。當十七棋中葉。英國國論最清。教宗演事上無犯之旨。凡後此所嚴為立政憲法者。皆以謂叛上戕天之邪說而斥之。韓諾華氏新入英為王。英前王雅各黨人潛聚其中。陰謀所以反政者。以故國學師資竄急。章則放

紛斯密遊於其間。獨覺豐麗。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學術之基以立。既卒業。居額丁白拉。以辭令之學授徒。一時北部名流多集館下。於是而交休蒙大關。休蒙大關者。以哲學而兼史家。為三百年新學鉅子。斯密與深相結。交久而情益親。繼而主格拉斯高名學講習。其明年。改主德行學。又時時以計學要義演說教人。蓋斯密平生著作。傳者僅十餘種。原富最善。德性論次之。皆於此時肇其始矣。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有公爵拔古魯者。挾斯密以遊歐洲。居法國者三十閱月。法人為自然學會。會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適副英使居巴黎。則介斯密遊其曹偶。遂與拓爾古。格斯尼。摩禮利。輩。甘莫。逆為摯交。而斯密之見聞。乃益進。當是時。歐洲民生蕉然。大變將作。法國外則東失印度。西喪北美。內則財賦枵虛。政俗大壞。華威頓起。而與英爭自立。兩洲騷然。自由平等之義。所在大昌。民處困阨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則相與歸歛於古制。有識之徒。於政治宗教。咸有論著。斯密生於此時。具深湛之思。值變化之會。故原富有作。雖曰其人賤。知抑亦時之所相也。歸里杜門十年。而原富行於世。書出。各國傳譯。言計之家。偃爾宗之。而同時英宰百弼德。於其學尤服膺。欲採其言。盡變英之財政。適與拿破侖相抗。兵連軍興。重未暇及也。然而弛愛爾蘭入口之禁。與法人更定條約。平其酒權。不相齟齬。則皆斯密氏之畫云。夫兵者國之蠹。賊而變法與民更始。

非四封無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國債之積已多。洎連普魯士以抗拿破侖。海陸陸倥偬。斯英人無釋負之一日矣。顧英國負雖重。而蓋藏則豐。至今之日。其宜貧弱而反富強者。夫非培鎖庫門。任民自由之效歟。則甚矣。道之無負於人國也。居久之斯密為格拉斯高國學祭酒。年六十四矣。逾三年死。葬於額丁白拉剛。慶門之某園。斯密於學無所不窺。少具大志。欲取經世之要。而一理之道。遠命促。僅竟其二。德性論言風俗之所以成。其與同時哲學家異者。諸家言羣道起於自營。德性論謂起於人心之相感。性豈弟。人樂與親。與人言論。不為發端。俟有所起而後應之。機牙周給。強記多聞。舉座驚歎。燕居好深湛之思。當其獨住。耳目殆廢。家本中貧。以學自饒。然勇於周恤。盡耗其產。死日。獨餘楮書。以畀其外弟。實格拉斯云。

譯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學。見謂生民未有。必求其配。無已。其原富乎。夫二書辭旨。異顯絕殊。而德人稱之。顧若此。或曰。斯密之遊法也。去革命之起無幾時。然於事前未聞一論及之。此以云先幾之識。殆未然歟。嗟夫。此以見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妄億一國之變。雖庸夫優為之中。以邀名。不中無譴。獨至知言之士。一言之發。將使可復彼實默然者。知因緣至繁。無由施其內籀之術。故也不然。據既然之迹。推必至之勢。理財禁民之際。一私之用。則禍害從之。執因而窮果。以斯密處此。猶

疇人之於交食。良醫之於死生。夫何難焉。雖然。吾讀其言。見斯密自說其言之見用也。則期諸烏託邦。其論四民之愛國也。則首農而黜商賈。顧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獨一英國也。而死守稭律。聯田主以旅距執政。乃農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變之不可知如此。雖在聖智。有時而然。則後之論世變者。可不謹其所發也哉。

吳芝瑛傳

夫人氏吳。名芝瑛。以字行。生四十有一年矣。以慈善愛國。稱中外女子間。父寶三。官山東州縣數十年。有循績。獨坐夫人鍾愛之。年十九。適江蘇舉人度支部郎中廉泉。稱佳耦。生子一。女子子三。郎中夙敦風義。有幹略。光緒甲辰。主事王某。以黨案牽連。入刑部獄。郎中獨力百方營救。卒令得脫。海內義之。仕不稱意。一旦攜妻子家海上。然伉儷交勉。為義益力。於國羣公益。朋友患難。赴之若不及者。光緒三十二年。夫人以庚子賠款。為國大累。宜通國之民共起分任。則咄嗟可釋鉅負。乃倡女子國民捐。一時景從。召集甚鉅。夙擅書法。為時所珍。則自製小萬柳堂帖。以售。得貲悉充捐款。其忠於國家。自奮其力如此。既父母相繼亡。又無兄弟。家有遺產。將萬金。夫人以謂國弱種困。生失教無學。且立學固先人意也。則以此於其鄉創辦小學堂。名以父字曰鞠隱。其能述先事為善知本如此。杭州有女子趙麟者。父死長廬墓旁。不嫁而惇惇。

無依饘食且不繼。夫人與邂逅。乃大感動。為出貲。其先墓。手草募款。為孝女募金。買田。資衣食。得二千金馬。其至性過人。錫類無窮如此。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既有妄男子徐錫麟。懷火器。乘間竊發。擊殺巡撫恩中丞。徐素主革命邪說。而浙人也。由是浙中官更大恐。上下求索。得山陰女子秋瑾。用紳士言。謂其力足為勸。展轉周內。殺之。既殺。其家族懼連坐。棄柩中野。莫敢營葬。遺骸漂泊。行路興哀。夫人素識秋瑾。傷其暴露。則以謂掩骼埋胔。經典攸垂。藉第令死者素行不軌。殺之無冤。然其屍柩如此。此誠同類所宜動心者。且朝廷律令。固無不許掩瘞罪骸明文。三十三年十二月。乃與石門徐女士寄塵。購隙地。西冷橋畔。葬焉。其隱刑懲辜。不欺其意。又如此。夫使為義而無所犧牲。不歷險難。而令名可以坐享。則其事無待於賢者。此吾於康夫人之事。所為重有感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果有御史常徽。奏請平秋瑾之墓。並將吳芝瑛。徐寄塵等。嚴拏懲辦。廷旨交浙撫察看辦理。於是一時羣議大為不平。中外報章多為論詆。而江蘇紳士尤憤激。爭署名上書江督端制軍。錄撫陳中丞。爭其事。為辨誣。當此之時。夫人方病咯血。卧上海德國醫院中。為治瘵。聞此。乃遽歸其家。曰。吾不願更居洋場醫院間。若託異族保護。然以為不知者詬議也。其始終為遵守法律。國民臨難不幸苟免。又如此。北京公理教會。協和女書院院長。美國麥美德女

士與夫人當庚子義和拳之變。為患難交。素捨夫人行誼。則大敬愛之。聞其事。意夫人素剛。皦然。必不肯往對簿。恐事急。為一前死。焦然大戚。馳書諄誠夫人。勿為諱。且以國家大義責之。其語絕痛。又自任。凡可免夫人於厄者。願盡力無不為。則先於西報述夫人事跡梗概。欲使中外咸知其詳。且將有所合力。已而事稍稍解。麥女士寓書廉郎中。曰。宜使侯官嚴復為之傳。故傳之如右云。

論曰。吾國禁女子干外事者。四千餘年。干外事者。微論惡也。即善有不可。世變大異。至今思想議論。乃略殊前。顧女子行事。稍稍露鋒穎。循常之徒。輒相視大詫。甚者以為宜誅。嗟夫。使吾國禮俗。長此終古。則亦已耳。必以進步為期。凡此皆所必至。應有者也。又何訝乎。廉夫人者。吾先友黎甫先生猶子。平生多聞長者精至獨往之言。故能不循常自樹立如此。嗚呼。男子可以興矣。